

百 科 小 叢 書

中 外 交 通 小 史

向 達 著

王 雲 五 主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書叢小科百

史小通交外中

著 達 向

編 主 五 雲 王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作者贅言

中外交通史這個題目太大了，並且也太廣了：在時間方面既然須上下幾千年，在空間方面也得要縱橫九萬里。不僅要述到中外政治上的交通，即在文化方面小而至於名物度數之微，大而至於思想世運之轉，都不能不爲之一一標舉，溯其流變。這不是這一本中外交通小史所能包舉無遺的，也不是如我這樣淺學所能率爾操觚，以來著作這樣廣博的書的。

我以前讀 Henry Yule 編譯和 Henri Cordier 修訂過的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這一部書的時候，很是心服。書中關於中古時代西方人士說到中國或親自到過中國而寫成的紀行之作，收羅很詳，（馬哥孛羅游記，別有專書，故未放入），考證也極詳審。第一冊爲導言，專言好望角航路尚未發見以前，中西交通的概況，提綱挈領，頗爲得要。我因此冊爲張本，寫成這一部中外交通小史。不過我也不是完全據此書，此書只詳中國同西方的交通，於中國文化的東被

及南傳既不著隻字，於中外交通在文化上的收穫，也沒有提及；又於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上的交通，更屏棄不道，對於這些處所，我都就我所知，爲之補充。至於各時代的交通路線，則就中國史籍所紀爲之摘錄，列於附注之內；偶有可以補充正文的也列入附注。所以這部小書其實就是一部中外文化交通小史。

自然，以上幾千年縱橫九萬里的中外交通史實，要歸納到不滿四萬字的小冊子裏面，掛一漏萬和敘述失當，這還待說。不過我一方面總很願意使這一本小冊子對於讀者多少有點補益。一方面我對於我自己的錯誤，並不想文飾，而希望有人肯賜以教正！十九年四月十日作者述於上海。

MG
F511.9
1



3 1772 1490 9

中外交通小史

目錄

緒論	一
第一章 希臘羅馬與中國古代的文化交通	五
第二章 中國與中亞	一五
第三章 中國與伊蘭文化	二〇
第四章 印度文化之東來	二七
第五章 中國與阿拉伯的交通	三九
第六章 中國文化之東被與南傳	四九

目錄

—

366592

第七章	景教與也里可溫教……………	五八
第八章	中古時代到邊中國的幾位外國人……………	七三
第九章	明清之際之中西交通與西學……………	九二

中外交通小史

緒論

所謂交通史有兩個意義：一是就交通制度的本身而言，如中國歷代交通器具的變遷以及交通時間的縮短，都是這一類交通史中討論的資料；一是就這一個地理單位同又一個地理單位在各時代交往的情形及其影響而言，如中國同日本歷代往來的梗概，和其在文化上所激起的變革，那是這一類交通史所要討論的。所謂中外交通史當然是屬於後一類的。

中國的文化自來都以為是孤立的，不受外來影響的。但是從十九世紀末葉考古學和比較語言學興起以後，考古中亞的前仆後繼，在那裏所發見的古文化很多，中國同其他文化錯綜複雜的痕蹟到處可見。又自所謂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的意義闡明以後，讀史的人纔知道這一民

族在歷史上所發生的大變動往往影響到其他民族的興盛和滅亡，如匈奴民族之西徙，就是一個例證。所以中國的文化並不是孤立的。不僅各時代環繞中國的其他民族想同中國交往，就是中國自己也不絕地有人抱着玄奘法師『發憤忘食，履險若夷，輕萬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的精神，去深入他國。魏、晉以後，印度的佛教東來中土，始則尚有主客之分，終則竟成連雞之勢。佛教的思想竟侵入中國的各方面，而不能辨別。隋、唐以後，中國的文化又渡海東去，傳入日本，大化維新，於是日本的一切無不模倣唐風。至於六朝以及遼、金、元時代，北方民族同化於中國，於是中國民族中又驟然添了不少的他民族的成分在內。元、明以後，中國同西洋又相接觸，卒之有今日之局。凡此皆可以見中國文化實無時無刻不與他民族發生關係。

因為考古學同比較語言學興起，中國文化同其他民族的關係逐漸明瞭，同時中國文化同民族的來源問題，一時也成爲討論的中心。有的以爲中國文化是起於本土，民族也是土著；有的以爲文化同民族都是從其他地方遷徙過來的。後一說中又分西來南來諸說。聚訟紛紜，至今未有定論。最近，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考古的發見，西來說又死灰復燃，新進的學者且有主張

殷墟文字也受有外來的影響的。

因爲西洋學者對於中國民族同文化的來源有西來諸說，恰巧清朝末葉，民族主義勃興，遂有不少的中國學者借着這種新來的學說爲他們的政治主張，且最先不過一種手段，入後竟翕然附和相傳爲先秦古書，如穆天子傳逸周書王會解等等，此時都有人爲之加一種新的解釋，以爲可以考見古代中國同西方的交通，並舉其他種種史實以爲可以證明中國文化同民族之爲西來。同時也有不少學者對於這種主張加以非難反駁的。

自然，這兩派議論都各有其立場，不過要求解決，還得等待中國的考古學大盛，地下掘出的實物一多，方纔可以得一近乎正確的解答。不過這種議論，都不是本書的篇幅所能說及的。所以我對於這一種學說，概從刪落，只就文獻和實物上確實有據的爲之擇要敘述。民族和文化的起源，應該留待中國民族史一類的書籍去研究。

我這部小史斷限始於張騫之通西域，止於乾隆之禁西教。其所以始於張騫之通西域，是因爲自漢武帝時代以後，中外交通方纔有正確的史料可以遵循。至於止於乾隆之禁西教者，則因爲以

前的中外交通，大都是霧裏看花，不甚明白，一直到乾隆時猶是如此。雖是朝代屢易，這一點觀念卻未變更。乾嘉以後，中外交通的形勢起一空前的變革，外國正式以武力壓迫到中國的本部，使中國覺悟到外力的可畏。道光鴉片一役，門戶洞開，遂成曠古未有的局面。所以乾嘉以前，中外的交通，大都是以中國為主體，乾嘉以後，中國時時處於被迫的地位，無由自主；最後不得已而放棄幾千年的傳統思想，以迎受外來的文化。僅僅一世紀間，中國在文化上所起的變革，其急劇竟為前數千年所未有。所以本書時期以乾隆禁止西教為止，以為是一個天然的分限。至於乾嘉以後，以至於今，自當別有一部中國近代新史來闡明其中的過程和可以興慨的變革。那是後話，不在本書的範圍之內了。

第一章 希臘羅馬與中國古代的文化交通

在西元前第四世紀的時候，希臘亞歷山大大王（Alexander the Great）乘着一腔的雄心，想征服世界；東征波斯以後，繼着揮軍東進，侵入印度北部；到印度河口，看見那茫茫一遍的水勢，誤會是世界盡頭，不禁撫髀興嘆，以為無用武之地。後來因為敘里亞發生變故，匆匆趕了回去，不幸一場熱病，將這位蓋世人豪葬送去了。征服世界的偉業，就此如鏡花水月；然而卻發生了一點別的影響，便是希臘人在中亞建立國家。這些希臘人大都是歷山大王的將卒，如建立大夏的塞琉古（Seleucid）等，即是一例。希臘人既在中亞建國，希臘的文化自然也隨之東來。

中國在西元前第三第四世紀時，秦國僻處西陲，聲勢極盛。到漢武帝時候，國勢甚盛，很想開拓邊境；南平閩越，北拒匈奴。張騫鑿空，於是中國始知流沙以外的西域，還有更廣大更富庶的地域。西域諸國也因此很震動於漢家的文明。同時西洋方面，羅馬繼希臘而起，聲威也及於中亞一帶。於是

中亞乃成爲當時東西文化交匯的樞紐。自此以後，中國與羅馬的史家時時有紀述西國的文字發現。中國史上並記載羅馬使臣至中國的事。漢代中國人稱羅馬帝國爲大秦，又稱之爲犂靬，其實都是羅馬帝國的別名。

中國人足蹟曾否到過羅馬帝國的本部，現無可考。後漢書西域傳說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爲安息西界船人所阻而罷。可是中史所紀大秦使者及賈人眩民之屬到中國來的卻不少。漢桓帝延熹九年（一六六），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這裏的大秦王安敦就是羅馬皇帝 *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121-180)。安敦於一六五年征服波斯，使者到中國在一六六年，路途遼遠，所以至漢土時，要在安敦征服波斯後一年了。其後到晉太康中（二八四—二八九），大秦王又曾遣使來獻，有人說晉書大秦傳的大秦王就是 *Caesus* (282-285)。Caesus 以二八三年克波斯，則 *Caesus* 遣使中國在事實上是辦得到的。後漢書西南夷傳並說漢安帝永寧元年（一二〇），罽國王雍由調獻海西幻人，海西卽大秦，罽國在今安南北部。罽國西南通大秦，當時印度與大秦安息的海上貿易也很盛。漢時中國與印度諸國的海上交通，頗爲頻繁。漢書地理志曾雜記自

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所至的國名，其中的黃支國即印度的建志補羅（*Kanchipura*），並專設有管理通商的譯長，屬於黃門。因為中國與印度安息的海上交通很便，是以吳孫權黃武五年（二二六），有大秦賈人至中國貿易的事。梁書海南諸國傳說大秦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這一定是很確的。漢書地理志張掖郡有驪靬縣，此外有隴西郡的大夏縣和上郡的龜茲縣，都是爲處置歸義降胡而設，而漢時羅馬帝國與中國交通之盛，於此也可概見。

西洋古代載籍中紀述及於中國的也很多。那時外國稱中國有兩個稱呼：一是由秦國說出的支那（*China*）；一是由絲綢而得名的 *Seres*。秦服西戎，聲威遠振，所以到漢武帝時，大宛還稱中國人爲秦人。一方面中國的繪綵頗爲西方諸國所重，安息爲要壘，斷中國的繪綵貿易，竟至阻止中國與羅馬的交通；漢武帝時遣使者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遵海通諸國，即多齎繪綵以行，所以稱中國爲 *Seres* 者，即絲國之意也。西元前四百年左右，希臘 *Ctesias* 書中述及 *Seres*，西元前五四十年左右，羅馬地理學家 *Strabo* 也曾轉述其說。此後如 *Pomponius Mela de Situ Orbis*，如 *Publius Virgilius Maro*，如 *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如 *Sextus Aurelius Propertius*

如 Silius Italicus，如 Publius Ovidius Nasa 諸詩人俱會述及中國，或作 Ceres，或作 Serna，或作 Sericus。羅馬 Pliny 所著博物誌 (Natural History) 亦及中國。西元後一五〇年左，羅馬大地理學家 Ptolemy 的地理學中紀有 Seria 同 Sinae 兩國，Seria 國都為 Sera，Sinae 國都為 Thinae。 Seria 在 Sinae 的北方。其實這兩者都是中國。由陸路傳到西方的中國就不為 Seria，從海道傳到西方的中國就名為 Sinae。此外說到中國的也還不在少數。西元後兩世紀左右，羅馬還有一位史家名 Florus 的，著羅馬史略的書中說及奧古斯都 (Augustus) 皇帝即位的時候，各國來朝；來朝的各國中，卻有 Seres 一國，這大約也是商人之流遠至羅馬，羅馬史家不察，遂以為是中國貢使了。

據中國同西方的載藉所紀，中國同羅馬在往古既會互相知道，中亞地方希臘人又曾建立國家，與中國勢力接觸過；所以在文化方面的交光互影，是勢所必至的了。近代西洋學者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天多似一天，中國民族和文化的來源，一時成為討論的中心。其中因此有一派人主張中國的文化受有希臘的影響。一九〇二年，英國霍理斯 (H. A. Giles) 在美國講學，其講稿後刊成書，名

中國與中國人 (China and the Chinese) 內中第四講爲中國與古代希臘，就是說中國古代文化蒙有希臘的影響的。他歷舉中國文化與希臘相似之點，爲兩國文化有關係的論證。以爲文天祥正氣歌的殺身成仁的精神，正是荷馬 (Homer) 史詩伊利亞得 (Iliad) 中 Sarpendo 鼓勵 (Talaus) 慷慨赴義的縮影。他如中國的傀儡戲、眩人、猜枚、刻漏、樂律、歷象等等，霍氏以爲都是傳自希臘。張騫通西域攜回的葡萄，就是希臘文 Borous 一字的譯音；傳流至今的海馬葡萄鏡，也就是希臘的遺製。

正在那個時候，日本有位學者名飯島忠夫，也倡中國文化導源希臘之說，與霍理斯成桴鼓相應之勢。飯島氏在東洋學報上發表了不少的文章，發揮他的主張，後來總集爲支那古代史論一書。飯島氏的議論比霍氏更爲縝密透澈，他研究中國古代的天文學，結論以爲中國的古曆同西元前三三〇年希臘所行 Calippus 曆制定的根據，觀測的年代，週期的計算，全然相同。木星週期的分配，起點的採取，以合於實際的方法，同印度古曆一致。巴比倫於西元前三一二年始，關於五星的位置，都詳記於楔形書中；其開始的年代與中國印度恰相符合。中國古曆之冬至點在牽牛初度，和希

臘巴比倫的春分點在 α Aries 附近冬至點在 β Capricorni 附近，也是一致。中國與希臘、巴比倫、波斯、印度都以木星配最高的神祇。西元前四世紀後半期，自巴比倫傳至希臘的占星術同中國古代所有的占星術，其理論的根據都是一樣。中國太一陰陽之說同希臘哲學家 Democritus (c. C.B. 500) 的類型說有點彷彿；五行說以五元素與五天帝相結合，和希臘哲學家以五星與五天神相結合的五元素說，也很類似。中國易經用數學的方法來說明宇宙組織的道理，同希臘 Pythagoras 所主張者相同；中國的音律又同希臘 Pythagoras 諸人的學說相同。而中國施行這種曆法以及音律等等，都比希臘來得晚；希臘那時的勢力已到中亞的大夏；中國與希臘在古代都會彼此知道。飯島氏根據此點，遂以為中國古代的文化確受有希臘的影響，即是儒家的經典也不無帶有希臘的色彩。

說到中國的文化同民族，以為完全出自西方，或者竟說是導源希臘，這個問題未免太大。文化同人種的發源到底是一元還是多元，至今還無定論。不過依一般人的意見，在同一的環境之下，人類每可以發生同一的文化。所以主張中國古代文化的自發說者也不乏其人，如日本的新城新藏，

便是反對飯島忠夫的一個最有力者。但是中國的文化到了兩漢以後，因為同西域交通，其中受希臘影響的或所不免，如海馬葡萄鏡的圖案，可算是與希臘相同的一個例證；不過葡萄一辭，乃是出於波斯，並非傳自希臘。至於間接受希臘影響而後來流傳很盛的，還有犍陀羅一派的佛教美術，這也可以算是希臘文化東傳的一點餘波。

犍陀羅美術發生的期限，約在西元前後以至於西元後四百年左右。犍陀羅 (Gandhara) 本是印度西北一地名，都城名丈夫城 (Purushapura)。印度北部此時正在大月氏貴霜王朝的治下，文學美術，一時稱盛。犍陀羅一派的雕刻與印度以前所有者全然異趣，而為受有希臘影響的作品。據近人的研究，犍陀羅雕刻，約有五點，可以看出與希臘的關係：(一) 雕像風格，酷似希臘羅馬作品；(二) 顏貌衣服履等，皆印度所未有，純然為希臘式；(三) 衣服雕法仿自西歐，與印度原有之雕像不同；(四) 人像衣褶描以寫實的曲線，中心點偏於右肩。當時建築雕刻之中多見此種趨勢；(五) 柱頭多屬哥林多 (Corinth) 式。

當大月氏貴霜王朝的時候，佛教傳播極盛，為佛教崇拜對像的雕刻也隨之俱去，這種美術東

播所到的第一站，就是今日的新疆，即是往日號稱西域的地方。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四年，德國土魯番考古隊 (Turfan Expedition) 到新疆考古，經 Le Coq 同 Grünwedel 兩教授的努力，發見了很多的佛像同壁畫，其中為犍陀羅作風的，頗屬不少；有許多壁畫中所繪的胡人，竟然與歐洲人一般無二。Grünwedel 先曾假設希臘風的犍陀羅會流傳到西域一帶，至此居然覺得實物，為之證明。至於中國本部是否有犍陀羅美術的痕蹟，現今一般東西學者都還聚訟未決。可是說中國佛教美術史時，我們總還記得有兩句話，叫做「曹衣出水，吳帶當風」。曹就是曹妙達，吳就是吳道子；出水表示緊促，當風表示飄逸。緊促束身，幾乎可以現出身體的曲線，這是注重人文主義的希臘的作風，也就是犍陀羅美術的一點特徵。所以說希臘美術間接的影響到中國的美術，並非是無稽之談。

以上所說中國同希臘、羅馬的交通，大都是隋、唐以前的現象。唐、宋以後，中國史籍上仍然時見大秦之名，如宋史佛林傳說元豐四年十月（一〇八一），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大首領你厮都，令厮孟判來獻鞍馬刀劍真珠；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其使兩至。明史拂菻傳說拂菻即大秦，元末，

大秦國人捏古倫入市中國，元亡，不能歸，明太祖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齋詔書還諭其王。

中國史所紀述的羅馬帝國名稱，歷代不同，張騫通西域，稱之爲犁靬，後漢書作大秦，唐、宋以後，諸史稱爲拂菻。有人以爲漢時的大秦，的是指定都羅馬的羅馬帝國而言；唐、宋以後的拂菻指東帝國而言；明史又明說大秦，爲古如德亞地。無論如何，中國史上的大秦、犁靬、拂菻，都是指的羅馬帝國，卻是確實的。至於元朝教皇遣使宣化中國，明季耶穌會教士到中國來重振宗風，以後別有專章述此。

附註

漢、魏間古史時述到從中國通西方大秦，或大秦與東方相通的路徑。現爲撮錄一二如次：

漢書地理志：「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日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謎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崖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

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齋黃金雜糴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糶。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日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此處的黃支國，據日本藤田豐八考證，卽大唐西域記中之建志補羅 (Kanchipuram)，很可信據。

三國志魏志引魚豢魏西略戎傳：『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阯七郡外夷東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略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

梁書海南諸國傳：『中天竺國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

第二章 中國與中亞

中亞是現在地理學上的一個名辭；凡是裏海以東，波斯、印度、中國本部以北，以及西伯利亞以南的一段地域，都可稱爲中亞。就狹義說來，中國史上的西域可說是相當於今日的中亞地方。

中國和中亞的交通，爲時自然很古，有人說先秦古籍中的渠搜、析支，都在今中亞俄屬土耳其斯坦境內。山海經、穆天子傳中的地理知識都很廣博，往往道及流沙以外的國家。不過這種古書的時代，是否屬於先秦，還係西漢的作品，至今尙無定論；不能據以說先秦的地理知識已到流沙以外。中國對於西域的認識，確然有據的還是始於漢武帝時張騫之鑿空；那時西域諸國爲數有三十六。到哀平之際，漸分至五十餘。建武以後，以至於魏，所餘不過二十餘國。北魏、太延、中董琬等使西域，已稍相併爲十六國，其後併合無常，更難盡記。這裏所說的西域諸國，大都在今中亞一帶。

漢時西域諸國爲數雖多，然以那時候匈奴、匈奴、長北地，所有諸國大都役屬匈奴。神爵以後（西

元後六一以後），匈奴內訌，日逐王降漢，西域諸國遂各自分割。王莽時，中國勢力不能顧及，又爲匈奴所役。和帝永光初年（四三），竇憲大破匈奴，三年（四四），班超平定西域，諸國又復內屬。其後與中國的交通，總是時斷時續。隋末，天下大亂，突厥崛起西陲，於是西域諸國又屈居於突厥的壓迫之下。突厥爲唐所敗後，回鶻繼起，稱霸西陲。（回鶻之勢，到元朝的時候，猶自存在，其時西遼建國，西域形勢，因而改觀。）唐中葉時候，阿拉伯人聲勢大盛，葱嶺以西，多受回教人的卵翼，於是唐朝與阿拉伯的勢力竟在西域地方相接觸了。

中國同西方的交通，最先接觸的地方，便是今稱中亞細亞的西域。據上面所說，中國在先秦時候，與中亞似乎卽有交通，不過不甚明顯。漢武帝的時候，張騫鑿空西域，方正式與中國交通。張騫之後，中國與西域的交通日趨頻繁：李廣利伐大宛，漢宣帝時西域南道諸國俱歸於漢，神爵後，漢置西域都護，後漢時，班超又定西域，五十餘國一時都納質內屬於漢。苻秦時，呂光平西域，漢家聲威又振。隋煬帝時，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以利誘啗西域諸國，至大業中，相率來朝者又有四十餘國。唐時大食勢盛，天寶十載，高仙芝西征怛邏斯，唐家兵力及於今俄屬中亞一帶。蒙古興起，橫掃宇內，中亞細亞

亞俱入其版圖。元亡，中亞也與中國日漸分離。明成祖時，遣陳誠使西域，在近古史上，這要算中國與中亞交通最後的一次了。

中國同中亞交通的結果，中亞有許多事物因此流入中國；而自中國流入中亞的也未始沒有，如李廣利攻貳師城，城中獲得秦人，善鑿井，城因而久攻始下，可見鑿井之術，實自東方傳入西土。自中亞傳入中國的，如釀葡萄酒法，即是一端，最著者要算摩尼教的傳入。

摩尼教（Manichaeism）爲西元後三世紀左右波斯人摩尼（Mani）所創。糅雜火祆教基督教佛教而成，創二宗三際之論。其教不容於波斯，反東傳以盛於中亞一帶。摩尼教之人中國，據陳垣所考，約在唐武后之時。其後回鶻崛起西域，崇奉摩尼教甚力；唐至德以後，遂因回鶻的勢力而大盛於中國。那時的唐朝很有一點世界的精神，無論那一種宗教，都兼收並蓄；於是長安一城幾成爲世界各教的博物館，其中乃有摩尼教的大雲光明寺。其他各處也建有摩尼教寺。不僅摩尼教寺散布各處，唐時的道家也無形中受了摩尼教的影響，這是中國宗教史上可以紀念的一點。

附註

中國歷代與西域交通的路線，據諸史所紀，代有不同。今爲輯錄如次，也可以看出其中的一點變遷。

漢書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三國志魏志引魚豢魏略西戎傳：『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婁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新道。』

魏書西域傳：『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爲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爲一道。從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

隋書裴矩傳引西域圖記序：「發自燉煌，至於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於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鑠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於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陁、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咩咀、帆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於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竝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

第三章 中國與伊蘭文化

伊蘭二字，指古波斯而言。張騫通西域，所知道的地方有安息與條支，這都在今波斯境。兩漢時代，安息稱盛，現在的波斯和阿美尼亞（Armenia）地方都爲安息所有。三國以後，安息勢衰，Artashir 稱王，是爲波斯薩珊王朝（Sasanids）太祖。至於本章所說的伊蘭，廣義說來，波斯同阿美尼亞都在其內。

張騫通西域以後，漢朝的兵力竟及於大宛，至今葱嶺以西的地方。漢朝使節抵安息，奄蔡、犁靺、條支、身毒諸國。漢時，中國與西方的絲綢貿易很盛，而以安息爲其樞紐。後漢和帝永元九年（西元後九七），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即曾經安息境內。永元十三年（一〇一），安息王滿屈獻獅子及條支大鳥，所謂滿屈，據說即是安息王 Pakor II 世。Pakor II 世卒於九七年，至永元十三年爲西元後一〇一年，滿屈猶獻物，這大約是貢使路途遷延，否則便是中國史家誤記了。漢時不僅

安息進獻貢物，並且滿屈的兒子還到中國，傳佈佛教，這就是中史上有名的安世高。到蕭梁的時候（中大通二年西元後五三〇）波斯又會同中國相通過。前乎蕭梁，在北魏時（神龜中約當西元後五一八至五一九）也會到中國獻過方物。周天和二年（五六七）安息又曾遣使朝貢。隋煬帝時候，很有志於經略西域，使裴矩於燉煌招致諸番，又遣雲騎尉李昱使波斯。到了唐朝，波斯先後爲突厥、大食所滅，波斯王子卑路斯家破國亡，無可如何，只有奔歸唐朝。卑路斯即 *Perozes* or *Prinz*。唐朝雖以疾陵城爲波斯都督府，仍然無裨大局，波斯西部陀拔斯單勉強支持，竟爲黑衣大食 (*Abassides*) 所滅。卑路斯死後，其子尼涅斯 (*Nirzes*) 矢忠唐室，唐遣高仙芝率兵往，爲之復國。天寶十載（西元後六七九）高仙芝兵敗怛邏斯 (*Taruz*) 城，尼涅斯奔吐火羅，後仍至唐。那時候有一位杜環隨高仙芝軍西征，兵敗被虜，遊歷西域諸國，後從大食乘賈舶自南海歸國，他著有經行記，此書現雖不傳，尙有幾條散見羣書，還足以考見當時西域的史事呢！

不僅中國人到過伊蘭，中國史籍記載到伊蘭，就是伊蘭的古籍中也曾述及中國。西元後四四〇年左右，有一位 *Moses of Chorenz* 所著書中道及中國，稱之爲 *Jenardan*，這一個名辭是

從印度的 Chinisan 得來。書中說中國人民和善，富產絲綿之屬。Sine 國，即在其國的附近。書中又說當西元後二世紀時，還有一些中國人流寓在阿美尼亞。那時阿美尼亞人稱中國皇帝為 Jempagur。後來阿美尼亞流寓的中國人，逐漸成為土著，其中有一族名為 Jempakuriani。據說乃是表彰他們之為中國皇帝的苗裔，因取此名的呢。書中又說在薩珊王朝太祖 Ardeshir 的晚年，中國國王為一名 Arpog 者，其一子名 Mamkon 忤父王意，逃至波斯，中國追兵繼至，Mamkon 不得已，逃到阿美尼亞。阿美尼亞王 Tridates 乃以 Daron 省賜中國王子及其從人。阿美尼亞的 Mamigonians 族據說就是中國王子 Mamkon 的苗裔。阿美尼亞的史家都衆口一聲，主張此說。大約即在此時中國皇帝遣使西來與波斯的 Ardeshir 同阿美尼亞的 Khosru I 通好；而阿美尼亞 St. Gregory 的兄弟 Suren 也因事逃到中國。這些話可靠與否，很是難說，不過這種傳說後面之隱有一段交通的史實，則是大約可決的了。當 Kobad 的兒子 Nashtirvan 在位的時候，中國皇帝又曾遣使臣到波斯來修好。使者曾攜厚禮，獻諸波斯。

以上這一大段故實，不見中國史籍。到了西元後六三八年，薩珊王朝最後一王 Yezdijerd III

在位的時候，以不堪大食的壓迫，遣使至中國乞援。這一件事中國同波斯的史籍都會記載着，中史稱之爲伊嗣候，大約即是 Yezdijerd 的音譯。中國同伊蘭的交通到此方始可以互相印證。

附註

中國同伊蘭在文化上的交通方面很廣；論中外文化交流同中國文化關係最密的，印度而外，就要算伊蘭了。美國芝加哥博物院人類學部主任 Barthold Laufer 博士著有 Sino-Iranica 一書，言中國對於古代伊蘭文化史上的貢獻，其中說及有苜蓿、葡萄、阿月渾、胡桃、石榴、胡麻、亞麻、胡葵、黃瓜、豌豆、蠶豆、番紅花、鬱金、燕支、茉莉、鳳仙、胡桐淚、刺蜜、阿魏、醜齊、無食子、木藍、胡椒、訶黎勒、金桃、蒔蘿、波斯棗、菠薐、葶菜、萵苣、芭蕉、巴旦杏、無花果、齊墩果、阿勒勃、水仙、阿勃參、胡蘆巴、番木鱉、胡蘿蔔等植物，多自波斯傳入中國。此外還有蘇合、沒藥、青木香、安息香等。其他如波斯錦以及寶石五金等還很多。自中國傳入伊蘭的，有邛竹杖、絲桃、李桂皮、黃連、蜀葵、土茯苓、紙幣等等。

自波斯傳入中國的還有火祿教（Zoroastrianism）。陳垣火祿教入中國考，述之甚詳，

現只略取數語：『西歷紀元前五六百年，波斯國有聖人曰蘇魯阿士德（Zoroaster），因波斯國拜火舊俗，特倡善惡二原之說，謂善神清淨而光明，惡魔污濁而黑暗；人宜棄惡就善，棄黑暗而趨光明；以火以光表至善之神，崇拜之，故名拜火教；因拜光又拜日月星辰，中國人以為其拜天，故名之曰火祆。西歷二百二十六年，波斯國薩珊王朝定火祆為國教，一時盛行於中央亞細亞。南梁北魏間始名聞於中國，北朝帝后有奉事之者，謂之胡天。六百二十五年大食國滅波斯，佔有中央亞細亞，祆教徒之移住東方者遂衆。唐初頗見優禮，兩京及嶺西諸州皆有祆祠；祆字之由來，即起於此際。會昌五年（西八四五），武宗毀佛，斥外來諸教，火祆與大秦，均受株累。武宗沒禁漸弛，五代兩宋，祆祠猶有存者。』唐時兩京俱有祆祠，國家且特設薩寶府來管理，其盛況可以想見了。

唐時中國與波斯貿易很盛，波斯人流寓中國的也很多。新唐書田神功傳：『劉展反，鄧景山引神功助討，自淄青濟淮。衆不整，入揚州，遂大掠居人貨產，發尾剝窮。殺商胡波斯數千人。』唐人小說也常說及揚州波斯胡店。波斯人流寓之多，於此可見一斑。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

傳記當時求法的僧侶，自廣府乘波斯船到天竺的很多；梁書海南諸國傳說天竺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這都可以見出六朝至唐，波斯在南海海上的勢力來。

唐時候波斯人不僅因經商而流寓中國的甚多，並且還有在中國文學史上很享盛名的。王國維先生跋花間集有云：「李洵鄂州本作李珣，毛本亦同。鑑誠錄四，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梭書鸚鵡者，錦城煙月之士也，與李生常爲善友，遽因戲遇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詩曰：異域從來不亂常，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堂桂，胡臭薰來也不香。黃休復茅亭客話，亦紀其爲波斯人。以異域人而所造如此，誠爲異事。」據茅亭客話，李珣先本波斯國人，黃巢之亂，隨唐僖宗入蜀，後遂流寓其地爲土著。李珣還有一弟名李玘，號李四郎，很信道家之言。至於鑑誠錄所云李生文章，掃地而盡的話，恐怕是形容過甚之辭，花間尊前諸集中多錄李珣的詞，同尹鸚並列，可見李珣在詞壇上的地位，並沒有受尹鸚的影響了。據陳垣的推測，以爲李珣兄弟卽唐代波斯賈人李蘇沙之後，世業香藥，大約是可信的。李氏一家，不僅德潤（李珣字）文采斐然，卽其妹李舜絃，後爲王衍昭儀的，也頗饒詞藻，有

鴛鴦瓦上一首，風光綺旎，至今猶可想見也。

第四章 印度文化之東來

說到外國同中國文化關切最密的，自然要算印度。印度的文化自傳入中國以後，勢力蔓延很廣，直到今日，滲透在各方面之中，同中國社會的生活，幾乎不可分離。中國人的思想也曾因之而大異其本來的面目。不過中國同印度的交通到底始於何時，卻傳說紛紜，不一其辭。

印度之知道中國，大約很早，摩奴法典 (Laws of Manu) 中即有 Chinas 一辭，以爲是墮落了的刹帝利族；史詩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 中也曾提及此字。這兩部書大約成於西元前四百年左右（我國周安王時）。而據佛家的傳說，佛陀就學毘舍蜜多羅阿闍黎，所舉各種書名有脂那國書一種，脂那就是支那，即是中國。又大寶積經中也曾述及吳、蜀、秦地。似乎西元前五世紀左右，佛在世時，便已知道中國了。這如一派人說春秋上所紀的恆星夜殞如雨，即是紀的佛陀誕生之瑞，竟是同樣的荒誕了。到了阿育王的時候，爲着分封他的兒子法益，其所分封地也有秦土之名，說見

阿育王息壤目因緣經。歷代三寶紀又說秦始皇時，天竺法門室利防等到過中國；不過據現在所知道的阿育王摩崖刻石，第十三柱紀阿育王在世時派遣大德到各地傳佈佛教的情形，內中並未提到中國。所以說先秦時候中印卽有交通的話，不大可靠。至於日本人以史記所載始皇不得祠的話，以爲不得祠卽浮屠祠；又有人以爲墨子是印度人是婆羅門教徒或佛教徒；還有一派人以爲先秦的文化如天文之屬受有印度的影響。這種種說頭，不是根據薄弱，便是神經過敏，難以據爲典要。

中國之確實知道印度，大約在漢武帝時候。張騫使西域，在大夏看見邛竹杖、蜀布，一問大夏國人，才知道是從身毒來的，身毒卽印度；武帝時並沒有譯長，屬黃門，專司與外國交通的事。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南行所到有黃支國，黃支卽印度的建志補羅（Kanchipuram）這都可以見出印度同中國來往的情形來。自此以後，中國同印度在政治上的來往，不絕於書，漢唐間史籍都載有印度遣使至中國的事。到了唐朝武德的時候，正當印度麴多王朝（Gupta Dynasty），建羯若鞠闍國（Kanyakubja）到戒日大王（Shiladitya 一譯尸羅逸多）在位，五印大亂，大王練兵聚衆，所向無敵，一四天竺之君皆北面以臣之。唐太宗降璽書慰問：兩國因而相通。唐朝又派人報使。後來又遣

王玄策使印度，恰巧戒日大王死，國中大亂，大王的臣子那伏帝阿羅那順篡立，拒王玄策，不使入境。王玄策力戰被擒，宵遁，泥婆羅吐蕃乞兵，復定羯若鞠闍，擒阿羅那順，獻俘長安。太宗葬於昭陵，並刻石像阿羅那順之形，列於玄闕之下。這在中印交通史上也可算是一樁赫赫的大事了。中國同印度在政治上的交通自唐以後，遂很少來往，到了明成祖永樂時，遣中官鄭和下西洋，曾一至榜葛刺，榜葛刺即今日之孟加拉（Bangal），又到過印度的柯枝同古里，這即是今日的Cochin同Calicut。中國同印度交通以後，所有最大的影響便是佛教的傳入。至於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為說各異。普通都以為漢明帝感夢，佛教始入中國。但是楚王英在那時候已自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而明帝詔書中並且有伊蒲塞桑門等梵名，似乎佛教傳入已有年所。所以近來大都主張佛教傳入中國當在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的時候，到漢明帝已有五六十年。

佛教傳入中國，中國正在末世衰亂民不聊生的時候，不久就天下三分。這種主張雖乘現世別求精神上的樂土的宗教，就很快的為民衆所歡迎。所以到西元後第二世紀的時候，竺融「大起浮

圖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這是今日江蘇地方的情形，其他各處可想而知。兩晉六朝以後，中國始終在一個大混亂的時期中，道教佛教都很昌盛，佛教的發達，尤爲迅速，淨土一宗終六朝之世都佔着重要的位置；這也可以聊窺世變了。

佛教傳入中國，因爲語言殊異，遂譯不無訛誤，於是引起一般信徒的疑心，乃有西行求法之舉。自晉至唐至印度的中國僧人不計其數，僅就作有遊記現尙存留者說來，有宋雲（北魏神龜時，即西元後五一八年到過印度，著有行記，見楊街之洛陽伽藍記）、法顯（晉安帝隆安時，即西元後三九九年赴印度，著有佛國記今存）、此外如智猛諸人，其所著游記，今雖不存，尙有零篇斷面，可以考見當時西域的情形。到了唐朝，玄奘法師入竺，更爲一代盛事。他所口授的大唐西域記，至今爲言印度古史者絕好的史料。玄奘之後，又有義淨著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及南海寄歸傳。唐代中國同印度的交通，由這兩部書中可以看出一個大概。那時廣州商務已是繁盛，成爲中外交通的重要口岸。

波斯、錫蘭（那時稱爲師子國）、大食諸國的商船，都聚集廣州港口，外國人稱廣州爲廣府。天寶年間，還有一位僧人名悟空者，到過印度。宋乾德二年（九六四）僧人繼業又糾合沙門三百人入天竺求經，其所記西域行程，在范成大湖船錄中尙可以看見一二。此外還有道圓諸人，中國書上雖然不甚可考，而其在印度菩提伽葉大寺中所立漢字碑，近年已經發見，也足證明中國在第十世紀到十一世紀，到天竺求法的還是嬋嫣不絕呢。同時印度人到中國的爲數也很多，慧皎、道宣諸人的高僧傳中記載甚詳，今不煩舉。

佛教傳入中國以後，宗派繁興，勝義如雲，比在故國還要興盛，單就所譯三藏而言，達數千卷。中國同外國文化接觸，如所受印度文化的影響之大者，恐無其比。到了宋朝理學發生，糅合儒佛，別成一派新的哲學，這在中國哲學史上也應佔很重要的一章。不過印度同中國交通，所傳來的除佛教而外，其他方面也是很多，在中國文化上發生的影響也很大。

中國吸收印度文化以六朝時候爲最盛，除去佛教教理而外，最先傳入中國的要算美術。中國在兩漢的時候，雖然也有武梁石室等浮彫的雕刻，不過規模都很小。到了六朝，受了印度的影響，這

像之風大盛，於是如敦煌鳴沙山千佛洞，大同雲崗石窟，天龍山隋刻，洛陽龍門，鞏縣石窟寺，棲霞千佛巖；所雕佛像大至尋丈，小至數寸，在中國美術史上蔚為大觀。

不僅雕刻如此，繪畫方面情形亦然。六朝畫家據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所載約有百四十人，畫題中帶有印度成分的有三十九人，佔三分之一以上。張僧繇在江寧一乘寺寺門所畫的凹凸花，據說就是天竺遺法，同印度阿旃陀窟壁畫相同。又有一位謝赫，論畫有六法，有人以為與第三世紀時印度 Vatsyayana 所說的六法（Sandaga）相似，而印度東來的僧人如僧迦佛陀曇摩拙義金剛三藏皆善繪畫。曹妙達所繪的衣褶又有出水之喻。所以中國繪畫同印度的關係，其密切不可知。

中國當時在醫藥和天文方面似乎也受有印度的影響。印度古有五明，五明之一為醫方明。六朝時來游中國的印度古德大都曾學五明；當時僧人也有通達醫理者。如敦煌子道遂即善方藥，而于法開且祖述耆婆妙通醫法。隋書經籍志記有各種印度藥方書達四五十卷。在天文方面，很有許多人主張中國古代的天文學中間蘊有印度的成分在內，不過尙難成爲定論；六朝以後，印度天文

學傳入中國，那卻確然可據。隋書經籍志有印度傳來的各種天文同算法書達六十卷。關康之也曾從月氏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到了唐朝，僧一行同瞿曇悉達介紹印度曆數之學到中國來，至今爲中國天文學史上一大事。

還有中國今日的注音字母，也並不是毫無淵承的。唐守溫有三十六字母，這純然是取則印度梵文；大般涅槃經同華嚴經中也有梵文字母。就是沈約的四聲恐怕也帶有印度的色彩。而陳思王曹植深通梵音，製爲梵唄，所謂梵唄大約即是後來敦煌發見的俗文變文之類。俗文變文大率演說佛經故事，有長行有偈語，可以詠唱，後來的彈詞即從此推演而出；這是中國通俗文學受有印度影響的吉光片羽。中國戲劇象徵的意味很厚，所以有人說也受有印度的影響。雖然證據不甚充分，卻也大有可能。

其次，還有音樂。中國的古樂，漢魏以來，喪失殆盡，六朝以後所謂雅樂，其實都雜有外國的成分在內。當時『西域、醜胡、龜茲、雜伎，封王者接武，開府者比肩。』隋唐的時候，遂有所謂十部樂者，天竺樂就是十部中的一部。可是十部樂的樂器一相比較，與天竺樂都大同小異；說不定是同一祖禰。正

在隋的時候，又有一龜茲樂人名蘇祇婆者傳入琵琶七調，其後燕樂的二十八調就是從這七調中演化出來的。唐朝又有一種佛曲，也是蘇祇婆琵琶七調的支與流裔。這所謂蘇祇婆琵琶七調，其實就是印度北宗音樂 Hindustanic School 的一派。後來的南北曲即是導源燕樂，而其遠祖乃是印度。所以中國中古以後的音樂史同印度也有分離不開的關係。至於張騫自西域帶回的摩訶兜勒一曲，就字音說，很像印度的產物，不過別無確證，今置不論。

其次，中國的印刷術，大約導源隋唐之際，起源於寺院之中，而以像印爲其前驅。近來敦煌發見的遺物之中即有一種像印，並有印成的千體摺佛。這種像印同千體摺佛，都是發源於印度，由敦煌以傳入中國。印刷術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而其起源卻受了印度的暗示，這真是研究中國文化史的人所不可忽視的一點呢。

不僅印度文化傳入中國，如上所述，中國也曾努力把中國的文化點點滴滴地傳到印度。如印度之自中國傳入梨桃，玄奘以梵文譯老子道德經及大乘起信論，唐代秦王破陣樂之演奏於戒日王宮廷，都可以窺見一鱗片爪。

明成祖以後，中國同印度的交通，日益微細。到了清朝還時有佛教中大德西行入竺求法之舉。最近印度哲人太戈爾（R. Tagore）來華講學，取華名爲竺震旦，拾千載之墜緒，繼前賢之芳蹤；這又是後事，不在本書範圍之內，只好付諸缺如了。

附注

中國同印度交通的路徑，諸史中也偶然道及，今爲比次如左：

三國志引魚豢魏略西戎傳：『盤越國一名漢越王，在天竺之東南數千里與益部相近。其大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這裏所說的盤越或漢越，我疑心卽是史記大宛列傳中的滇越。張騫在大夏所見的蜀布邛竹杖，大約是由蜀賈輸至滇越，由滇越再輸到印度。張騫想從蜀經印度以通大月氏，取道昆明，理想與事實並沒有相差過遠，只不過爲時勢所阻罷了。

漢魏以後，中國僧人西行求法者漸多，如法顯、宋雲、玄奘、義淨、繼業等，都留有遊記，可以考見他們到印度去的路程。法顯、宋雲入竺，大都自敦煌到鄯善，經龜茲至于闐，然後由此越葱嶺，渡新頭河，到烏菴國，以入北印度境。宋僧繼業的行程和法顯、宋雲等都大略相同。玄奘西行的

路徑卻是兩樣：他是經伊吾（今哈密）高昌循天山南道，過銀山，經焉耆拜城，逾天山，至素葉城；自此經康居各地，逾鐵門，至靛貨羅，渡縛芻河，至活國；自此以至迦畢試健陀羅諸國，以入北印度境。義淨則從廣府乘波斯船遵海道至印度，由耽羅栗底（Taruahiti）上岸。

唐時自中國到印度還有一條路，即是取道吐蕃經泥婆羅以入印度。唐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奉使往天竺，即取此道。

此外還有一條路便是經安南以通天竺。唐時賈耽有皇華四達記，同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現俱不傳。新唐書地理志最後有邊州入四夷道里，共記七道，大約就是取自賈耽之書。其第六道曰安南通天竺道。凡分三道：一路自驃國行向印度；一路自諸葛亮城西行向印度；一路自驩州向印度。其路程自『安南經交趾太平百餘里至峯州；又經南田百三十里至恩樓縣。乃水行四十里至忠城州。又二百里至多利州。又三百里至朱貴州；又四百里至丹棠州；皆生獠也。又四百五十里至古湧步；水路距安南凡千五百五十里。又百八十里經浮動山天井山，山上夾道皆天井，間不容跬者三十里。二日行至湯泉州；又五十里至祿索州；又十五里至龍武州；皆蠻蠻，

安南境也。又八十三里至儻遲頓；又經八平城，八十里至洞澡水；又經南亭百六十里，至曲江；劍南地也。又經通海鎮，百六十里渡海河利水至絳縣；又八十里至晉寧驛；戎州地也。又八十里至柘東城；八十里至安寧故城；又四百八十里至靈南城，又八十里至白崖城；又七十里至蒙舍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城；又十里至太和城；又二十五里至羊苴咩城；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樂城二百里。又入驃國境，經萬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經突曼城至驃國千里。又自驃國西渡黑山至東天竺迦摩波國，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羅都河至奔那代檀那國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國東境恆河南岸羯朱唄羅國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國六百里。一路自諸葛亮城西去騰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彌城百里；又西過山二百里至麗水城。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乃西渡彌諾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羅門國。又西渡大嶺三百里至東天竺北界箇沒盧國。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國東北境之奔那代檀那國；與驃國往婆羅門路合。一路自驩州東二日行至唐林州安遠縣；南行經大羅江，二日行至環王國之檀洞江；又四日至朱崖，又經單補鎮，二日至環王國城，故漢日南郡地也。自驩州

西南三日行，度霧溫嶺，又二日行至棠州日落縣；又經羅倫江及古朗洞之石密山；三日行至棠州文陽縣；又經蔡蔡澗；四日行至文單國之算臺縣；又三日行至文單外城；又一日行至內城，一曰陸真臘；其南水真臘；又南至小海，其南羅越國；又南至大海。

第五章 中國與阿拉伯的交通

阿拉伯在唐以前隸屬於波斯，到唐以後，方始強盛，於是中國史上乃有大食之名；大食是波斯人用以稱阿拉伯的，這也可見中國之知阿拉伯，是從波斯得來的了。可是阿拉伯方面之知道中國，爲時卻甚早。在西元後第五世紀的前半期，中國同阿拉伯已有交通。據阿拉伯史家所紀，古巴比倫西南庫法（Kufa）城附近傍幼發拉底（Euphrates）河畔的希拉（Hira）城下，萬國商船雲集，其中時有中國同印度的商船遠航來此。其後希拉城日漸凋零，於是商埠移至鄂波拉（Bolla），由鄂波拉又移至鄰近巴士拉（Basra）城，後又移至海灣北岸的施拉夫（Siraf），以後逐漸地移至吉什（Kish）同忽魯漢斯（Hormuz），西元後八九世紀的時候，中國商船，不僅出沒於印度河及幼發拉底河一帶，並且遠至亞丁（Aden）。

中國同南海諸國的交通，漢以來曾萃於廣州一帶；所以漢武帝時有譯長一官，屬於黃門，其通

海南，卽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到了六朝，廣州同外國的貿易大盛，各國番舶，聚集其地，做廣州刺史的人，只要從廣州城門一過，便可發二三千萬的財。唐宋以後，泉州、杭州、揚州相繼興起，中外海上交通頻繁，觀於唐代廣州之設市舶使，可見貿易之盛。隋唐以前，阿拉伯同中國的交通，以取道海南爲多。阿拉伯稱中國爲 *Sina*，乃是從印度的稱法；八世紀以後，陸上交交通繼起，於是阿拉伯人始又稱中國爲 *Seres*。

中國同阿拉伯正式交通，見於中史當始於唐高宗永徽二年（六五一）；在這一年大食王繼密莫末賦（*Emir al Mummin*）始遣使同中國通好。到第二年（六五二）波斯爲大食所滅。波斯王子卑路斯奔吐火羅，遣使至唐求援。唐玄宗時，以西域諸國不附，命高仙芝往討，西域七十二國俱來朝貢。只以石國國王爲仙芝所誘殺，王子求救於大食，天寶十年（七五一），大食大破高仙芝於怛邏斯（*Taraz*）城，這是阿拉伯的勢力同中國正式接觸。其後，阿拉伯人到中國的仍是不絕於書，長安、廣州、揚州一帶，到處都有大食商人。

高仙芝西征的時候，隨軍書記杜環，以怛邏斯城兵敗被虜，俘至大食，後從大食遵海道回國，其

所著經行記中曾述及回教教儀及教義，雖未明白說出回教，而中國書中述到回教的，恐怕要以杜環爲最早。杜氏述及大食法，謂不食豬、狗、驢、馬等肉，回教之入中國，大約卽在此時。

大食與唐雖然有怛邏斯城一戰之嫌，可是唐朝很知道大食的強盛，並不願同大食結怨，不唯不結怨，安史之亂，且借大食兵以平亂，而且還有主張聯大食以抗吐蕃的。因爲如此，所以天寶以來，胡客留住長安不去的至達四千人。同時中國人留寓大食的也自不少。杜環至大食曾見漢匠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環呂禮，可見那時兩國交往之盛了。唐僖宗乾符五年（八七八）七月黃巢陷廣州，那時阿拉伯恰有一位游歷家名 Abu Zaid 的，也在廣州，他的遊記中記到此次黃巢陷廣州時殺人之慘，以爲回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穆護教徒被殺者達十二萬人；阿拉伯人流寓中國者之多，其數驚人。到了宋朝，因爲外國人流寓各埠者甚多，於是泉州、廣州等處乃有蕃坊之設，其無蕃坊如杭州者，也大都住在一處；如阿拉伯人 Ibn Batuta 到杭州時所記回教徒區，卽是一例。唐宋之際，外國人稱廣州爲廣府，稱泉州爲刺桐城，所以稱爲刺桐，乃是因爲環城種植刺桐樹的緣故。

高仙芝怛羅斯一役，中史並沒有其他的紀載，只知道杜環曾經因兵敗被虜，到過大食。可是據阿拉伯史家所紀，則此役對於東西文化的交通，關係很是不淺。據說高仙芝兵敗後，阿拉伯俘得的中國兵士，其中有善於造紙的工人，阿拉伯人因命此輩俘虜在撒馬爾干（Samar-kand）地方設廠製造。於是中國的造紙術遂因此一戰由中國傳到大食，由大食以傳到歐洲。後來歐洲的文藝復興，同造紙術的傳入，有很大的關係。後來中國羅盤，也因中國的商船往來南海阿拉伯一帶，阿拉伯人因知此物，更由阿拉伯人傳至歐洲；歐洲近代史上的發見時代，同羅盤也有離不開的關係。中國同阿拉伯的交通，即此兩端，已可見其關係之密切，及其同中西文化交通的影響了。

宋朝與阿拉伯在商務上的關係更密，泉廣諸州，番舶雲集，大都為大食船；南渡而後，泉廣、明州、市舶抽分，為南宋國家歲入的大宗。元明之際，與大食的交通猶未斷絕，明成祖時，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即曾一至天方。其隨軍譯人如馬歡之流，即為回教徒；馬氏先世或即為流寓中國的阿拉伯人，也未可知。

附注

唐武宗大中時有大食人李彥昇以范陽連帥盧鈞之薦，竟登進士第，這要算是阿拉伯人華化之最先者了。宋末元初，泉州的蒲壽晟壽庚兄弟，也是很有名的。蒲壽庚同元朝的開國很有關係，日本桑原隲藏著有蒲壽庚之事蹟一書，考證宋元時代中國同阿拉伯的交通以及蒲壽庚的事蹟，甚爲詳盡。蒲壽晟並是一位文學家，著有心泉學詩稿心泉詩餘，卓然爲一大家；同波斯人李珣可以後先輝映。元朝文人先世之爲回回世家的尤其多。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述說甚詳，可以參看。

中國同大食交通的路徑，諸書傳說不一。今略舉如次：

新唐書西域傳苦國傳紀有自西域諸國至大食路程，略云：『自大食西十五日行得都盤，西距羅利支十五日，南即大食。二十五日行，北勃達一月行。勃達之東，據丁謙云應作西南距大食二月行。西抵岐蘭二十日行。南都盤北大食，丁云應作世滿皆一月行。岐蘭東，丁云應作西南二十日行得阿沒，或曰阿味。東南距陀跋斯十五日行。南沙蘭一月行。北距海二日行，居你訶溫多城，宜羊馬，俗寬柔，故大食常游牧於此。沙蘭東距羅利支，北但滿，皆二十日行。西即大食二十五日行。羅利支東距都

盤，北陀拔斯，皆十五日行。西沙蘭二十日行。南大食，皆一月行。北岐蘭二十日行，西卽大食，一月行。丁云此處脫一國名

新唐書地理志後附邊州入四夷之路，其七曰廣州通海夷道，述廣州至大食諸國的路程很詳：『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笏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峽，蕃人謂之質，南北百里；北岸則羅越國，南岸則佛逝國。佛逝國東水行四五日至訶陵國，南中洲之最大者。又西出破三日至葛葛僧祇國，在佛逝西北隅之別島，國人多鈔暴，乘舶者畏憚之；其北岸則箇羅國，箇羅西則哥谷羅國。又從葛葛僧祇四五日行至勝鄧洲。又五日行至婆露國。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其北海岸距南天竺大岸百里。又西四日行經沒來國，南天竺之最南境。又西北經十餘小國，至婆羅門西境，又西北二日行至拔颯國。又十日行經天竺西境小國五，至提颯國，其國有彌蘭大河，一曰新頭河，自北渤崑國來，西流至提颯國，北入于海。又自提

颯國西二十日行經小國二十餘至提羅盧和國，一曰羅和異國，國人於海中立華表，夜則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烏刺國，乃大食國之弗利刺河，南入于海，小舟沂流二日至末羅國，大食重鎮也。又西北陸行千里，至茂門王所都縛達城。自婆羅門南境從沒來國至烏刺國皆緣海東岸行，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國，其西最南謂之三蘭國。自三蘭國正北二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設國。又十日行經小國六七，至薩伊瞿和竭國，當海西岸。又西六七日行經小國六七，至沒巽國，又西北十日行經小國十餘，至拔離譚磨難國，又一日行至烏刺國，與東岸路合。西域有陀拔恩單國，正應作陀拔恩單國在疏勒西南二萬五千里，東距勃達國西至涅滿國，皆一月行；南至羅刹支國半月行；北至海兩月行。羅刹支國東至都槃國半月行，西至沙蘭國，南至大食國皆二十日行；都槃國東至大食國半月行，南至大食國二十五日行；北至勃達國一月行。勃達國東至大食國兩月行，西北至岐蘭國二十日行，北至大食國一月行。河沒國東南至陀拔國半月行，西北至岐蘭國二十日行，南至沙蘭國一月行，北至海兩月行。岐蘭國西至大食國兩月行，南至涅滿國二十日行，北至海五日行。涅滿國西至大食國兩月行，南至大食國一月行，北至岐蘭國二

十日行。沙蘭國南至大食國二十五日行，北至涅滿國二十五日行，石國東至拔汗那國百里，西南至東米國五百里。獯賓國在疏勒西南四千里，東至俱蘭城國七百里；西至大食國千里，南至婆羅門國五百里，北至吐火羅國二百里。東米國在安國西北二千里，東至碎葉國五千里，西南至石國千五百里，南至拔汗那國千五百里。史國在疏勒西二千里，東至俱密國千里，西至大食國二千里，南至吐火羅國二百里，西北至康國七百里。『這裏的後一段自西域通大食的路程可與上引苦國傳末所附路程對勘。中國如丁謙的新唐書西域傳地理考證和吳承仕唐賈耽邊州入四夷道里考實二書；西文則有伯希和（P. Pelliot）的 *Deux Itinéraires de Chine en Inde a la fin du VIIIe Siecle* 和夏德（F. Hirth）羅智意（W. W. Rockhill）合譯趙汝适諸蕃志的導言；日文有大正五年七月史林所載桑原隲藏的波斯灣頭之東洋貿易；凡此諸作，大都考證新唐書地理志所附邊州入四夷道里，閱之可以得一概要，此處不能詳舉。

九世紀中葉，阿拉伯遊歷家 *Ibn Khordadbeh* 和 *Soliman* 兩人的遊記中都會紀述到

自大食到中國的路程，宋周去非嶺外代答中也曾述及。桑原隲藏的蒲壽庚事蹟中曾括述諸家之說，大約以爲：『大食中國間航程日數，詳見九世紀半伊本考爾大貝之道程及郡國志，及賈耽廣州通海夷道，兩書大體一致，日數均爲總計約九十日。與伊本考爾大貝約略同時之索里曼，計海道日數爲百三四十日。據其計算，自波斯灣之尸羅夫（Siraf）港，經阿曼（Oman）之 Mascate，至南印度之 Koulam（故臨國，俱藍國）凡四十日。自 Koulam 至今馬來半島之 Kalah-bar（箇羅國，古羅國）約一月，日數均妥當。惟自 Kalah-bar 至中國之 Khanfou（廣府）須七十日，則失之過大。夏德羅智意兩氏本此計 Kalah-bar 與 Khanfou 間距離爲三四十日，蓋誤算矣。據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二，自廣州至今蘇門答臘島西北端之藍里（即 Soliman 之 al-Ranny），航程四十日，藍里至故臨約一月，故臨至大食（波斯）又約一月，總計約百日，與唐代所傳略同。此航程九十日乃至百日，乃以順風爲準者，寄泊日數尙不在內。故彼時商舶往來實際日數，必過此數遠甚。據嶺外代答卷三，是年仲冬廣州開船，約四十日達藍里，營貿易，避夏期西南風。翌年冬，乘東北風經故臨國而至大食。觀此，廣

州至大食，滿一年以上爲普通矣。自大食歸廣州亦同；是一往復間約二年也。故嶺外代答卷三航海外夷條曰：諸蕃國之入中國，一歲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後可。又卷二故臨國條：中國船商欲往大食，往返經二年矣。

趙汝适諸蕃志大食國條說：『大食在泉之西北，去泉州最遠，番船艱於直達。自泉發船四十餘日至藍里，博易住冬，次年再發，順風六十餘日方至其國。』到明朝三寶太監鄭和下西洋，關於從中國到海南諸國的道程紀載更爲詳細，馬歡瀛涯勝覽天方國條說：『此國卽默伽國也。自古里國開船投西南申位，船行三箇月方到本國馬頭。番名秧達，有大頭目主守。自秧達西行，一日到王居之城，名默伽國。』至於自中國南京以至古里的路程，明茅元儀武備志所附鄭和航海圖於其道程遠近以及針位紀載甚詳，這裏不能細述。

第六章 中國文化之東被與南傳

中國的文化並不是孤立的，觀上述各章，可見中國在秦漢以降，無時無刻不與外國交通往來，因此在文化方面也時時交光互影。不過中國所受於外國文化的影響固然很多，尤其是所受於印度者，但是東方諸國所受於中國文化的影響卻也不小；如朝鮮、日本以及安南即是受中國文化影響最深最著的幾個國家。我們要說中國的文化，必須博覽諸國的史乘，看其彼此交通影響的處所，方可不致囿於方隅，而說中國文化是一種孤立的發展。本章所要說的即是敘述中國文化傳播到朝鮮、日本、安南諸國的概況。不過這幾國同中國的關係特別密切，最好是別成一書，專論中國文化的東被與南傳，本章只能撮取大要，稍加陳述。

中國同毗隣諸國交通最早見於古書最爲可信的，大約要算安南。安南古稱交趾，先秦古書如尚書墨子都曾說及交趾。至於暹羅，古稱揮國，見於史記，揮國王雍由調曾進獻過大秦國的眩人。緬

甸唐稱爲驃國，曾因大理以通中國。海南諸國之通中國，爲時也是很早：三國孫吳的時候，曾遣康泰、朱應使海南諸國，其後康泰有扶南土俗吳時外國傳，朱應有異物志，所述南海諸國有斯調、都簿、諸崑、頓遜諸國。大都在今馬來半島一帶。漢武帝時，也曾遣人自廣州入海，求五色琉璃。漢書地理志末所述諸地名，現都不甚可考，但大致也當在今南印度以南馬來半島一帶。所以中國在秦漢的時候，對於南方以及南海中諸小國，大約卽已知道，且有過往來。唐宋以後，如安南、暹羅、緬甸諸國且受中國封冊，居於藩屬之列。安南諸國在文化上所受中國的影響也自不少，尤其是在政治制度一方面，大概都模仿中國。開科取士，誦讀詩書，儼然漢家威儀。明成祖時命三寶太監鄭和以麟鱗巨艦七下西洋；其所謂西洋，就是今日的南洋。於是中國人在南洋的威勢到了明朝，竟呈空前的盛況；至今南洋一帶，猶仰慕三寶大人的聲威不置。中國人之移民南洋，當始於唐宋之際，可是要以鄭和和下西洋的前後，爲最盛的時期了。

中國同朝鮮、日本的交通，爲時大約也是甚早。戰國齊威宣王、燕昭王的時候，卽傳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相傳在勃海中；於是威宣、燕昭俱使人入海求三神山。三神山雖然始終沒有求得，不過

這一定不是毫無根據之談，所指大約即是日本。到秦時徐福引三百童男女入海，一去不回，了無音信。到了三國孫權的黃龍二年，還因為徐福的緣故，重演一回浮海求夷洲及賣洲的故事。所以日本之正式見知於中國史籍，要比朝鮮爲後。朝鮮自檀君立國，已在中國唐堯之世。到戰國時，朝鮮北部爲燕所有。漢初燕人衛滿亡命入據朝鮮北部。漢武帝定朝鮮，改爲四郡，自後朝鮮同中國總是處於藩屬的地位。六朝的時候，自中國輸入佛教，中國文化的輸入，也在漢隋之間。唐代高麗有君子國之稱，其使臣到中國來的，同中國士大夫倡和，彬彬有禮。崔致遠桂苑筆耕一書至今蜚聲文苑。崔氏唐時入居中國，歷數十年，回國後，刊印此書。宋元以後，中國理學大盛，朝鮮也受其感染。明朝的時候，朝鮮又發明銅活字版，刷印書籍，爲朝鮮文化史上放一異彩，不過這種銅活字是否爲朝鮮所自創，尚無確證，或者受有中國影響，亦未可知。

只是中國在唐以前，對於朝鮮的勢力，只及於北部南部，南部如任那一府，卽始終受着日本的控制。到了唐朝，中國同日本的勢力在朝鮮半島南部的百濟起了衝突，於是乃有劉仁願劉仁軌之兩度征伐。麟德二年，白江口之役，百濟所請來的日本援兵，戰艦爲中國焚去的達四百艘，這是中日

外交史上一件最可紀念的事，自此以後，中國在朝鮮南部的勢力始日益增厚。到了明朝，日本豐臣秀吉野心勃勃，又想平定朝鮮半島以進窺中國，於是又惹出一場惡戰。

朝鮮的形勢，一方面像一把匕首插入日本的胸中，一方面又爲中國東北的屏障，所以有史以來，即成爲兩國勢力交會的場所。朝鮮在唐時所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即已不盛，舊唐書高麗傳說其書有五經及史紀漢書范曄後漢書三國志孫盛晉春秋玉篇字統字林，又有文選，尤愛重之。但是所有文化都是因襲中國，在政治上，亦只依違兩大。明清以後，中了理學清談的流毒，終日無所事事，以致國勢日趨疲弱，竟釀亡國之慘。這大半是地理上的緣故，有以使之如此。

日本同中國的交通，據論衡所記，遠在成周之初，道家說在黃帝時，日本自己說在秦時，諸說都不可信。正式的交通，大約始於漢朝，其時使驛通於漢朝的有三十餘國；漢光武時並封委奴國王，賜以印綬，漢委奴國王印，近來曾在日本發見，可證中史之真。那時中國已知道日本王室居於大和，稱大和爲邪馬臺國。魏明帝時，日本神功皇后在位，魏封之爲親魏倭王，稱神功爲卑彌呼。晉宋以降，中國同日本的交往仍復蟬聯不絕，中國也時時予以封號。不過日本史書對於漢魏以降，日本同中國

的交通，概行否認，只承認隋時小野妹子通使中國以後之事爲實。

到了唐朝，中國文化發達如日中天，唐室聲威遍於四裔，日本也聞風嚮慕，遣唐使節絡繹於途；綜計自唐太宗貞觀四年到唐昭宗乾寧元年，日本遣唐使共有十四次，唐朝派人陪送日使回國也有三次。這是專指正式遣使而言，派遣學生來唐留學的還不在內。僅就唐朝日本留學的學生而言，即有一百三十二人，也可算得洋洋大觀了。到了元朝，元世祖抱統一六合的雄心，想把日本收歸版圖，於是乃有文永弘安兩役。結果元朝雖然以地理不熟，一敗塗地，然而當時日本朝野皇皇，到處求神祈禱，其恐慌之狀，也可想見。最後到了明朝，日本薩摩一帶的浪人駕了八幡船到中國沿岸鈔暴爲虐，沿海一帶小兒一聞倭子至，至不敢夜哭。所以明初倭寇實成爲國家當前的一件大事；明太祖卽位之初，於鍾山廣植桐棕之屬，以供將來造船之用，其用意未嘗不在防海。而成祖以之修造大艦，揚威海南，真可謂先得我心了。

中國與日本交通了好幾千年，可是在宋以前對於日本歷史的知識淺薄得很。到了宋朝雍熙元年（九八四），日本國僧齋然與其門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有今王年代紀一卷，後來著宋史日

本傳的人，就將齋然所傳的年代紀抄撮成篇，中國纔確實知道日本歷代至守平天皇爲止的歷代帝王的年號。元明以降，因爲倭患日深，中國學人所著關於日本的書籍也日益加多，不過關於日本歷史的知識，竟未能比宋史所紀增加了多少。

後漢書上說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辰韓民族原是秦之亡人，避役適韓；馬韓割東界地居之，言同秦人相似，所以又名爲秦韓。可見秦漢之際中國人有遷移到朝鮮半島的。在日本應神天皇十四年（二八三），有秦人弓月氏自說是秦始皇後，從百濟遷到日本；其後遂有太秦氏，始傳養蠶之術。雄略天皇十四年（西元後四六九），又從中國吳地求得吳織，漢織並縫女姊妹小工女還。應神以降，中國人徙居日本的，爲數日多，欽明天皇時，秦戶竟至七千，其他日本各姓出自中國的甚多。秦徐福到日本的事，確否難靠，而漢以後，日本民族中之夾有不少漢族分子，並且大都是取道朝鮮半島，遷徙而來，那是確鑿可據的。

不僅中國的民族其始多由朝鮮半島遷到日本，卽是中國的文化，最初也取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應神天皇時，始從百濟得漢籍，學漢學；雄略天皇時，從徙來的漢人學種桑蠶，織縫。今日日本

佛教很盛，也是欽明天皇時從百濟傳來的；而在欽明以前繼體天皇的時候，即有南梁司馬達到日本，欲輝弘佛教。隋以後，日本同中國正式通使，纔互見於兩國史籍。到了唐朝，日本學生留學中國的風起雲擁。日本國中上自政制，下至習俗，無不模仿唐風。宗教方面，如法相律宗、台宗、密宗等宗，莫不傳自中國。因為留唐風盛，結果竟有吉備真備模仿漢字，創作假名，僧空海又創平假名；至今爲日本通行的文字。而日本政治史上有名的大化維新和文化史上有名的奈良朝和平安朝，其實就是將唐朝的制度文物整個地搬到日本。主持大化維新的人物，如高向元理等就是以前的留唐學生；其所改革，就是改從唐朝的制度。後來的大寶養老諸律令以及各種格式，都是仿效唐制。不僅政治制度模仿唐朝，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平安京，其實就是仿照唐朝的西京而造的。當時日本朝野上下唐化的熱忱可謂盛極一時。唐宋以後，日本人尊視中國的態度沒有變更。明亡，朱舜水逃至日本，水戶藩待爲上賓，舜水教人嚴夷夏之防，重廉恥，尚氣節，這與日本後來的維新，也有很大的影響。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一意倣法西洋，中國文化在日本的聲勢一時失墮。但是中國文化在日本歷史上的地位依然如故；至今日本人的生活以及所表現出來的文明，還依然是唐朝的流風餘韻。

中國文化到了唐朝，可說極精細之致，如今離唐朝已千餘年，而看了日本的生活情形，還可以反映出千餘年前之唐朝文化一鱗片爪呢！

附註

安南朝鮮諸國人士歷仕中國的很不少。漢文著作也斐然可觀。中國人就仕外國的，亦時見於史，如唐時日本織部正之李元環，雅樂員外兼花苑司之皇甫東朝；而袁晉卿以善聲學，習爾雅文選，竟爲日本的大學頭。大學頭卽今日的大學校長；這又是兩國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了。唐時日本遣唐學生還有一位仲麻呂，以慕華風，不肯回國，其後就仕於玄宗之朝，回國一次，又復入唐，卒於中國。仲麻呂在中國易姓名爲朝衡，歷左補闕儀王友，見聞該洽。在唐五十四年，同那時唐朝的名詩人王維、李白、包佶、儲光義之流時相贈答。儲光義洛中貽朝校書衡有朝生美無度，高駕仕春坊之句。全唐詩收有朝衡銜命歸國作一首。唐時萬國輻湊於長安流寓中土者而姻文學者也自不少。如朝衡其人，在東方諸國流寓中土的文人中間，要算佼佼者了。朝衡回國時從明州上船，夜深月出，朝衡作歌，世傳爲絕唱，卽三笠山辭。由此看來，朝衡不僅在唐代

文學中有其地位，卽在其本國的文學史上也頗負盛名。

新唐書地理志附邊州入四夷路，其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自「登州東北海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鎮。二百里東傍海壩過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駝灣、烏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壩，過烏牧島、貝江口、椒島，得新羅西北之長口鎮，又過秦王石橋、麻田島、古寺島，得物島。千里至鴨綠江唐恩浦口，乃東南陸行。七百里至新羅王城。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乘小舫泝流東北三十里至泊汊口，得渤海之境；又泝流五百里，至丸都縣城故高麗王都。又東北泝流二百里至神州。又陸行四百里至顯州，天寶中王所都。又正北如東六百里至渤海王城。」

以上是從山東登州出海至朝鮮的路程。宋宣和時徐兢奉使高麗，自浙江明州，今寧波出海，徐兢著有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有海道一篇，專紀自明州出海到高麗的沿途島嶼名稱。唐時日本遣唐使有從明州上岸的，也有從揚州上岸或出海的。至於南宋，杭州興起，出洋下海的人有從杭州出帆，往泉州而到南海者。於是行在之名時見於外國人書中，那是後話，現不贅說。

第七章 景教與也里可溫教

唐朝聲威之盛，遠達中亞細亞一帶；那時長安一城，萬國輻湊。其為外國人所欣慕，真有過於宋元時代的天城（City of Heaven）當時外國人稱杭州曰天城，中國俗諺亦曰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因此住居長安的胡人一時至四千餘人。不僅各國胡人麇集長安，即隨各國人傳來的宗教在長安也各自建寺傳教：穆護祜摩尼各教隨波斯、阿拉伯、回鶻諸國人傳入長安，各有各的教寺。同時在穆護祜摩尼各教以外，還有一種基督教的別派名曰景教的，也行於長安，其教寺先稱為波斯寺，後改為大秦寺。會昌廢佛之役，景教也在廢除之列。宋元之間，又見於中國，不過不名為景教，而名為也里可溫教。元時羅馬教皇幾次遣使東來傳教，就是風聞中國方面也有基督教徒，因而不憚山海之遙，來為同氣之求。所以關於唐代的景教同元代的也里可溫教，在中西交通史同中外交通史上，都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

關於唐代景教，中國載籍很少注意。明末天主教傳入中國，到天啓三年（一六二三），長安掘地得碑，題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經那時候傳教中國的西洋人耶穌會教士考證，證明唐代的景教即是基督教的別支，於是纔知道中國在唐朝的時候便已有了基督教，而唐代基督教流傳中國的情形，從碑文中也可以窺見一個梗概。

據碑中所載：唐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有大秦國上德名曰阿羅本的，由大秦遠來長安傳教。阿羅本到的時候，太宗使宰相房元齡郊迎。貞觀十二年七月，由國家於長安義寧坊爲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時，崇敬不衰，並於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王。聖曆先天之際，因爲佛教大盛，景教頗受攻擊，差幸教中還有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以及其他西方信士共相維持，纔得無事。玄宗時，景教的情形還不壞。天寶三年（七四四），又有大秦國僧佶和不遠萬里，東來中土。肅宗時，並於靈武五郡重立景寺；可見靈武等地，在肅宗以前，即有景教流行其間也。德宗時，又有教士伊斯從大秦來到中國，頗蒙當時名將郭子儀賞識，於是將景教更大加輝弘。那時的景教徒感激之餘，因爲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以揚休烈。碑下及左右三面並刻有景教教士漢名，凡六十七人。

漢名之外，別列外國字，據最近考證，知其爲敘利亞文。由這些人名之中，可知當時景教在中國的教师是景淨，敘利亞文作 Adam；大主教爲寧恕，那時稱爲法主，敘利亞文作 Hananison，此外還有教士六十五人，碑上俱有題名。不過唐時流行中國的景教，在彼教中人自稱爲景教，取其光明廣大之義。但是教外人卻稱之爲彌尸訶教；彌尸訶或作迷師訶、彌施訶、彌師訶，卽是 Meshiha or Meshiah 的譯音。

基督教傳入中國，據基督教東方教會的傳說，以爲聖多默 (St. Thomas) 和聖巴爾多祿茂 (St. Bartholomew) 兩人卽曾至中國傳教，大約在中國的後漢時候。第三世紀，又有一位基督教人著書說基督教聖道所被各地，於波斯米太 (Medes) 而外並舉有 Seres。這種種說頭，因爲除了教中典籍以外，別無可證，所以很難依據。大約還要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所載，於貞觀九年（西元後六三五）由阿羅本傳入中國之說，爲比較可靠。碑文中還有翻經書殿一語，可見景教傳入中國並且還將景教的經典譯成漢文。這種經典到底有無存在，內容怎樣，以前都毫無所知。前清光緒末葉，英國人斯坦因 (M. A. Stein) 和法國人伯希和 (P. Pelliot) 先後在甘肅教

煌發見了不少的古籍，其中就有景教經典在內，現在知道還存在的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一神論、序聽迷詩所經、志玄安樂經和宣元至本經五種。據三威蒙度讚後附尊經所說，大秦景教本經目錄有五百三十部，後令景淨譯述，纔得三十部；而近來學者考證，序聽迷詩所經文字與三威蒙度讚一神論等文字各有不同，疑心景淨而後，景教經典，還有其他教士譯過。再就現存的景教典籍一看，可以感覺景教初入中國的時候，感受佛教的影響很大，經文字句以及名辭，大都模倣佛經。景教翻經的景淨並曾與佛教徒名般若者共同譯過胡本六波羅蜜經。雖然「般若不閑胡語，復未解唐言，景淨不識梵文，復未明釋教」，所以批評者說所譯的六波羅蜜經「雖稱傳譯，未獲半珠」；但是景教教士初到中國，和佛教僧人混雜往來的情形，卻可以窺見一斑。

景教自貞觀九年傳入中國，歷十三代，猶然流布未衰。西元後八二三年以前，中國還有一所景教的教會，教主名爲大衛（David），到了武宗，以志學神仙，師事道士趙歸真、劉玄靖等，至會昌五年（西元後八四五），遂有廢佛之舉。釋教既已釐革，大秦穆護祿等教亦視同邪法，不能獨存，於是名教教士本國人則勒令還俗，遞解回籍，仍須完稅納糧；外國人則送還本處收管。所謂大秦，卽是景

教，也隨佛教同時銷聲匿跡。所幸會昌廢佛，爲時只二十年，佛法便又重振，大秦穆護各教以後怎樣，卻無明文可尋。但就火祆摩尼諸教看來，歷唐宋元，猶未滅絕，景教大約也不會完全絕迹。第九世紀時，阿拉伯遊歷家 Abu Zaid 漫遊東方諸國，會到廣州，稱之爲廣府。他到廣州，正是唐僖宗乾符五年（八七八）。黃巢圍攻廣州，據他所紀，廣府陷落，中國人被殺的不算，單是僑居廣府的大食、猶太及基督教人就有十二萬之多，第九世紀的一位阿拉伯人，據說他曾到過中國，並進見過唐朝的天子，皇帝同他大談其基督教故事，如諾亞（Noah）先知者，摩西（Moses）耶穌（Jesus）諸人的名姓都知道，並且坐右桌內，還藏有諸人的畫像。由此可見唐末的時候，景教之在中國並沒有完全消滅。到宋太宗時，報達景教教主眷念中國教務，遣修士六人來查，看見各處教堂被毀，教友亦是流雲散，廢然而反。景教到了這個時候，真是若存若亡，不絕如縷了。

但是景教之在中國，並沒有完全絕迹。西史上曾載宋時哈刺契丹國通國奉基督教，其國王有名鐸德若望的，曾與西洋奉教諸國使節往來不絕。十字軍時，鐸德若望並曾致書西洋奉教諸國，願與之聯盟以攻阿拉伯人。教皇以若望所奉係景教一派，正教鄙爲外道，因遣太醫官斐理伯使其國，

勸之改崇正信，所謂哈刺契丹，卽是西遼；所謂鐸德若望，有人以爲卽是西遼末帝直魯古。直魯古的父親也是鐸德。據說西遼皇室在十一世紀之初，德宗西遷前百年左右，卽已崇奉基督教。所以有人說遼興宗取名崇眞，改元景福。道宗齋僧好道，大約卽是信奉基督教。這種說法，雖然難於置信，但是遼金時代，中國之確有景教，卻還有證據。元時有馬祖常者，以文學著名元代，可是他的祖先是西域人，就是信奉景教的，始遷至中國的爲和祿，思於遼道宗咸雍間（西元後一〇六五至一一〇七四）來中國，家於甘肅之臨洮。馬氏金元以後，代有聞人，俱信奉景教，到元朝的馬祖常纔棄而從儒。這是遼金時代中國有景教的一個確證。不僅在文獻方面可以證明遼金時代中國有景教，今河北房山曾發見古十字寺遺蹟，有元順帝勅賜十字碑記，謂此爲遼時遺蹟，碑上並有古敘里亞文，義作仰望。此依靠此十字寺卽古代用以稱景教寺院的。由此看來，會昌廢佛而後，景教雖曾一時衰歇，但是並未中斷，其後蟬聯不絕，遼時時有從西域來的景教教徒，流寓中國。所謂中斷，或者在中國南部稍爲零落，而北部卻仍流行民間。

到了元朝，蒙古鐵騎所及，遍於歐亞，於是西域諸國相率來朝，西域人流寓中國的也日盛一日；

那時稱此輩爲色目人，族別至四五十種。因爲外國人流寓中國的甚多，而屬於景教的基督教雖因黑衣大食 (Abussidos) 衰落，報達景教教父的勢力失墜，然而景教的勢力，仍然盛傳於中亞一帶。元時的色目人既多自中亞徙來，於是景教徒也因之東入中土，廣續李唐之盛。不過元代之稱景教，不曰景教而曰也里可溫，說者以爲也里可溫卽是阿拉伯文 Rethabium 字的對音，卽爲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中的阿羅訶。

元朝公文之類，大都以也里可溫和僧道醫儒答失蠻（回回教）並舉，到元中葉以後，並於禮部中特設一崇福司，管理也里可溫，可見也里可溫教人在那時的社會上不在少數，所以特設專官。其時鎮江一郡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家，而也里可溫有二十三家，每一百六十七家中有也里可溫一家，口軀合計一萬三千五百三人，也里可溫佔二百十五，每六十三人中有也里可溫一人。也里可溫人服官的也自不少。廣惠司卿聶只兒，淮南廉訪僉事馬世德，鎮江府路總管馬薛里吉思，總管兼府尹安震亨，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闊里吉思，潭州路兼揚州達魯花赤兼闊里吉思之子魯合，鎮江府路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太平，丹徒縣達魯花赤馬奧刺慈，幹羅思，同知廣東道宣慰使司副

都元帥安馬里忽思及其子也里牙，又塔海，亦爲廣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江浙行省左丞哈喇海北廉訪使康里不苑，祕書少監失列門，著作郎雅古，奏差囊加台，諸人都是也里可溫教徒。此中有良醫，有名臣，有文人學士，可見也里可溫一教中人物之盛。據當時東來的教士所紀，元朝太宗的皇后都刺吉納也崇奉景教，極爲熱心，宗室貴胄以及皇帝的太醫奉教的也很多。著名的文人有馬潤、馬祖常、馬世德、雅琥諸人。那時雍古部人大都信奉基督教，其中最著名的有高唐王闕里吉思。闕里吉思自身以及其父叔叔兄弟姊妹，大都奉基督教。元世祖時東來之意大利人馬哥孛羅所著遊記中時時提到佐治王（King George）。據近人考證，以爲佐治王卽高唐王闕里吉思。闕里吉思起初也是相信景教的，到後來遇見羅馬教皇派來的修士孟高末諾（Monlecorvino），纔改從天主教。據那時東來的教士所紀，元定宗時，以母后脫那哥那信教甚虔，所以皇宮附近別有聖堂一座。鎮江則以馬薛里吉思之努力，建有也里可溫寺七座，在銀山的名爲雲山聚明二寺；此外如鎮江的大興國寺；杭州城內薦橋東面三太傅祠之舊大普興寺；丹徒之安寺、高安寺；大興國寺側的甘泉寺；皆在闕里吉思所建七寺之內。據那時外國人的紀載，杭州特有一區（第三區），專住基督教徒；泉州

等處也有基督教徒，並且發見許多基督教的遺物，這些大約都是所謂也里可溫的景教徒的遺物。

中國同西域交通，因而火祿摩尼回回佛教相繼傳入中國，其中如佛教等更自中國傳至高麗日本諸國；而與西亞交通的結果，則有景教東來，因為有景教東來，後來歐洲人士間知東方有同一信仰之人，為之神往，於是羅馬教皇遂派遣修士，正式同元朝通好。但是元朝之同西方信奉也里可溫教國家通往來，在元史上也屢見不一見。至元十九年，元朝曾遣廣東招討司楊廷璧招撫海外諸番，俱藍國（Koulan）也里可溫主兀咱撒里馬即遣使奉表進貢。至元九年，亦黑迷失會奉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二年再使其國，八羅孛國諒來也信也里可溫。亦黑迷失歸國的時候，曾與其教士並攜聖油以反。所謂聖油，即是耶穌墓前燈油，馬哥孛羅遊記中也曾提到此事。因為元朝對於基督教知道得很詳細，信奉的人也不少，西方羅馬教皇心想將這些信奉景教異端的基督教徒勸化過來，改信天主教，纔有遣使東來之舉；元世祖也因此有請求教皇派身通七藝之士一百人的使節。這都是為明季中西交通復活伏一株根芽。關於宋元時代西方人士遊歷中國及羅馬教皇遣使東來諸端，俱見下章，現不能贅。

附註

唐朝的景教對當時的思想界究竟發生甚麼影響，以材料不足，很難考索。但是從當時人的著作中偶然可以窺見一二，如李白的上雲樂一詩，據近人研究，其中所詠，便屬景教教理也。上雲樂辭曰：『金天之西，白日所沒；康老胡雛，生彼月窟。巉巖容儀，戎朔風骨；碧玉晃晃，雙目瞳。黃金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岳臨上唇；不覩詭譎貌，豈知造化神。大道是文康之體，元氣乃文康之老親。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云見日月初生時，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谷，顯兔半藏身；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中國有七聖，半路頽鴻荒；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興漢光。叱咤四海動，洪濤爲簸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侶。五色獅子，九苞鳳凰，是老胡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並兩肘，散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長領萬歲林。』所謂大道元氣，即是景教的上帝，而撫頂弄盤古以下十二句，則爲基督教的創世說同中

國相傳的神話糅雜而成，全篇中充滿了異國情調，同景教的風趣，以前註釋家多未留意及此。唐時大秦寺僧景淨所述之景教流行中國碑是基督教史同中國宗教史上的一樁重要史料，今爲撮錄如次，以供參考。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

大秦寺僧景淨述

粵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窅然靈虛。後後而妙有。總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羅訶歟。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泊乎婆殫施安。鈿飾純精。間平大於此是之中。隳冥同于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覓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恩情倭倭。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于是我三一身。景尊彌施訶。猷隱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于大秦。景宿告祥。波斯觀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于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制入境之度。缺塵成真。啓三常之門。開生滅

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于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于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眞。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關。法浴水風。滌浮華而潔虛白。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垓。擊木震仁惠之音。東禮趣生榮之路。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于人。不聚貨財。示罄遺于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眞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彰。強稱景教。惟道非聖不弘。聖非道不大。道聖符契。天下文明。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眞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于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總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眞。特令傳授。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筌。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卽于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廿一人。宗周德喪。青駕西昇。巨唐道光。景風東扇。旋令有司。將帝寫眞。轉摸寺壁。天姿汎彩。英朗景門。聖迹騰祥。永輝法界。案西域圖記。及漢魏史策。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衆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

其土出火浣布。返魂香。明月珠。夜光璧。俗無盜。人有樂康。法非放不行。主非德不立。土宇廣闊。文物昌明。高宗大帝。克恭積祖。潤色真宗。而于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羅本爲鎮國大法主。法流十道。國富元休。寺滿百城。家殷景福。聖歷年。釋子用壯。騰口於東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訕謗于西鎬。有若僧首羅含。大德及烈。並金方貴緒。物外高僧。共振玄綱。具維絕紐。玄宗至道皇帝。令寧國等五王。親臨福宇。建立壇場。法棟暫橈。而更崇。道石時傾。而復正。天寶初。令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寫真。寺內安置。賜絹百匹。奉慶容圖。龍髯雖遠。弓劍可攀。日角舒光。天顏咫尺。三載。大秦國有僧倍和。瞻星向化。望日朝尊。詔僧羅含。僧普論等。一七人。與大德倍和。于興慶宮修功德。于是天題寺。勝額戴龍書。寶裝璀璨。灼爍丹霞。睿扎宏空。騰凌激日。寵賚比南山。峻極。沛澤與東海齊深。道無不可。所可名。聖無不作。所作可述。肅宗文明皇帝。於靈武等五郡。重立景寺。元善資而福祚開。大慶臨而皇業建。代宗文武皇帝。恢張聖運。從事無爲。每于降誕之辰。錫天香以告成功。頒御饌以光景衆。且乾以美利。故能廣生。聖以體元。故能亭毒。我建中聖神文武皇帝。披八政以黜陟幽明。闡九疇以唯新景命。化通玄理。祝無愧心。至于方大而虛。

專靜而恕。廣慈救衆苦。善貸被羣生者。我修行之大猷。汲引之階漸也。若使風雨時。天下靜。人能理。物能清。存能昌。歿能樂。念生響應。情發自誠者。我景力能事之功用也。大施主金紫光祿大夫。同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賜紫袈裟僧伊斯。和而好惠。聞道勤行。遠自王舍之城。聿來中夏。術高三代。藝博十全。始劾節于丹庭。乃策名于王帳。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公子儀。初總戎于朔方也。肅宗俾之從邁。雖見親于臥內。不自異于行間。爲公爪牙。作軍耳目。能散祿賜。不積于家。獻臨恩之頗黎。布辭憩之金闕。或仍其舊寺。或重廣法堂。崇飾廊宇。如翬斯飛。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餒者來而飫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清節達裘。未聞斯美。白衣景士。今見其人。願刻洪碑。以揚休烈。詞曰

眞主无元。湛寂常然。權輿匠化。起地立天。分身出代。救度無邊。日昇暗滅。咸證眞玄。赫赫文皇。道冠前王。乘時撥亂。乾廓坤張。明明景教。言歸我唐。翻經建寺。存歿舟航。百福偕作。萬邦之康。高宗纂祖。更築精宇。和宮敞朗。遍滿中土。眞道宣明。式封法主。人有樂康。物無災苦。玄宗啓聖。克修眞正。御榜揚輝。天書蔚映。皇圖璀璨。率土高敬。庶績咸熙。人賴其慶。肅宗來復。天威引駕。

聖日舒品。祥風掃夜。祚歸皇室。祆氛永謝。止沸定塵。造我區夏。代宗孝義。德合天地。開貸生成。物資美利。香以報功。仁以作施。賜谷來威。月窟舉萃。建中統極。聿修明德。武肅四溟。文清萬域。燭臨人隱。鏡觀物色。六合昭蘇。百蠻取則。道惟廣兮應惟密。強名言兮演三一。主能作兮臣能述。建豐碑兮頌元吉。

大唐建中二年歲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 時法主僧寧恕知東方之景衆也
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書

關於研究景教流行中國碑的書籍實在太多，爲普通參考起見，明末耶穌會士陽瑪諾（Pinmanuel Diaz）的唐景教碑頌正詮，日本佐伯好郎的景教碑文研究和馮承鈞的景教流行中國考諸書都可以一看。至於元代也里可溫和其他基督教的情形，則陳垣的元也里可溫考，美國 Latourette: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以及 Yule-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都是很好的參考書。

第八章 中古時代到過中國的幾位外國人

漢武帝時張騫歸自西域，述諸國事，司馬遷的史記大宛列傳即是採取張騫之言而成。隋書經籍志有張騫出關志一書，不知何人所作；要之，中國所有紀述西域的文籍，要算根據張騫所說而寫成的。大宛列傳爲最古而最確了。魏晉以降，中國同四裔的交通日益頻繁，述行紀遊之作也較前爲多，其中如孫吳時康泰之吳時外國傳扶南記，朱應之扶南異物志，萬震之南州異物志，紀述海南諸國的風物，雖至今無從窺其全豹，卽其所存的一鱗片爪，也很足以考證諸國史事。六朝至唐佛教大盛，遊歷西域的也愈多，於是述作大興，如法顯之佛國記，同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原書具存，至今爲言印度史的雙寶；他如宋雲行紀，釋智猛遊行外國傳，釋曇景外國傳，釋法盛歷國傳，慧生行傳，慧超往五天竺傳，常愍遊天竺記，都是一些求法高僧以親歷目識之所得者，著爲篇章，雖只殘篇斷簡，難窺全豹，然而於考西域諸國史事，補益很是不鮮。唐時王玄策奉國命三至印度，著有中天竺國行記，杜

環因討大食被虜，歸著經行記，二書可惜今已不存。其餘尚有達摩笈多彙綜合著大隋西國傳，彥琮與裴矩合修天竺記，裴矩西域圖記等等。單就隋書經籍志所紀，已不下五十餘種。這些都是隋唐以前的著作。宋以後，如諸蕃志，如島夷志略，如西使記，西遊錄，西遊記，如記鄭和下西洋的星槎瀛涯諸勝覽，以及陳誠西使記，又是一二十種。古代中國人遊歷外國所作的紀遊之書，可算很多，大都可以爲考正西域同海南諸國的古史之助。不過中古時代，外國人遊歷中國，著有行記的也不在少數，其中也有足以補中國史籍之闕的。本章所要說的就是這些曾經到過中國而有遊記的外國遊歷家。

在中古時代的這些遊歷家中要以日本的圓仁一號慈覺大師者爲最先。圓仁於日本仁明天皇承和二年（唐文宗開成元年，西元後八三六）隨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入唐求法，不幸船破，四年再度出發，五年七月始於揚州登陸。回國時爲承和十四年，在唐朝共住了十年。足跡曾經今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安徽、江蘇七省。圓仁在這十年中曾有日記，名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其時正當會昌廢佛的時候，行記關於當時唐朝的風俗、儀式、官府制度、地方組織，固然都有記載，政治戰爭以及外交問題，也常常道及。佛教方面記載特詳，而道教摩尼教也間或述及。這部書在交通史以及唐代

經濟史上都很有供獻。

圓仁入唐在開成元年，以會昌廢佛，不能立足，因而歸朝，那時已是大中元年。自此以後，會昌所廢諸寺，重復興起，對於各教，又恢復以前寬宏的態度。會昌廢佛，不僅對於諸教加上一種摧殘，即是流寓中國的外國人大約也受了一點影響。但是各教並未完全絕迹，外國人流寓中國的還是很多。有兩位阿拉伯人，曾於九世紀後半期遊歷過中國，後來歸國，留有紀錄。其中一個名為 Ibn Wahab 本是 *Kiebar* 的後人，父親名叫 *Al Asud*，世居 *Busrub* 城，其後以國中發生叛亂，此城大遭劫掠，不可終日，遂遷居到 *Sind*。一天看見有一艘海船揚帆啓碇，預備開往中國，因此，激動了他漫遊的豪興，也就附船而去，以圖一看那富麗離奇的中國。這時大約是西元後八一四年，即唐憲宗元和九年。先到中國的廣府，由廣府再到長安，途中凡歷兩月。到長安以後，晉見皇帝，對答多時。*Ibn Wahab* 所記的這些對話，很是有趣。據說皇帝以爲宇內凡有五王，阿拉伯國主據宇內之中，爲王中之王；次之，爲唐朝皇帝，乃人類之王；又次，爲突厥可汗，乃獅中之王；又次，爲五印度之象王，乃智慧之王；又次，爲希臘王，乃人中之王也。又謂皇帝曾把一些宗教畫，其中有諾亞方舟，摩西扶杖

以色列人追隨其後，耶穌騎驢門弟子環侍，以及穆罕默德同其他先知者的畫像等很多。又說到當時長安的情形，同中國書上所紀相差不遠。其後 Ibn Wahab 頗蒙皇帝的優賚，從驛站送回廣府，備蒙當地官府的優待，然後回國。到西元後八五一年左右，即唐宣宗大中五年，又有一位阿拉伯商人名為 Soliman 的，會到中國廣州，說到當時廣州的蕃坊，以及廣州用竹木造屋，容易失火的情形。於阿拉伯的回教徒在中國的情形，也有所紀述。到唐僖宗時，黃巢作亂，中外通商，一時停頓，乾符五年（西元後八七八）黃巢陷廣州，焚殺極慘。恰在那時有一位阿拉伯人名為 Abu Zaid 的，遊歷至此，據他所說，廣州城破以後，中國人殺死的且不去說，單是回回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以及波斯教徒殉難的就有十二萬人。自此以後，阿拉伯商人及船主大受迫害，於是只好成羣結隊歸回故國；這在中國同阿拉伯的交通上的確起了一大打擊。

Ibn Wahab 和 Abu Zaid 以後，阿拉伯人紀述到中國的，為數甚多，如西元後八二〇年到八三〇年，Ibn Khurdadhabh 的道程郡國志 (The Book of Routes and Provinces)，西元後九〇三年左右的 Ibn Rosteh 所著的 Al-A'Ink al-Nafsu, Mas'udi 的黃金牧場 (Meadows

of Gold) 以及 Abu Dulaf Misar Ibn Muhallil, Abu Sa'id Abd al-Hayr Ibn Dubaik Gurdēzi, Edrisi 的地理書 (Geography), Benjamin of Tudela, Abulfeda (1273—1331) 諸人都遺有紀錄說到中國，雖然有些只偶存一二，卻也可見一斑。此中如 Masūdi 如 Abū Dulaf Misar Ibn Muhallil 如 Abulfeda 都曾到過中國，以其身歷，筆之於書。其他諸人大都得之傳聞；這些人大概都在宋元之際，其所紀述，雖然瑣屑錯亂的居多，但是可以考證中國史事的卻也不少。

十二世紀末，宋室就衰，北方金人的勢力很盛，在這時候蒙古人忽然蒼頭突起，蓋世人豪成吉思汗奮起平定乃蠻諸部，威名遠播，附近未服的只有金人。於十三世紀之初，遂與兵南征，金人不能敵，遷都汴京，以避蒙古的兵威，到西元後一三四年，金人卒為太宗窩闊臺所滅，這是後話。當成吉思汗平定各部，燬服金人之後，又征服西遼，於是勢力同西域的貨勒自彌相接觸。西元後一二一八年藉口貨勒自彌殺蒙古使人商賈，決定大舉西伐，蒙古人混一歐亞，也即始於此時。成吉思汗親征西域，既滅貨勒自彌，凱旋回國，而遣部將速不台哲別窮追貨勒自彌蘇爾離穆罕默德之子札刺勒

丁，因此平定波斯，進略俄羅斯東南二邊。到了太宗窩闊臺憲宗蒙哥時，又曾兩度西征。元朝三次西征，中亞細亞、波斯、俄羅斯、馬札兒（Magyars）、波蘭（Poland）諸地，俱爲蒙古兵力所征服。那時蒙古的勢力東起太平洋岸，西達波羅的海，南臨波斯灣，大汗的金牌，可以直達歐亞，毫無阻礙，所以有人說蒙古西侵乃是將往日阻塞未通的道路，一一爲之開闢，以使一切民族，俱能聚首一堂，彼此交換意見；換一句話說，就是東西的文化在此時期得一度的開明的交通。在物質方面如指南針、火藥、雕版、印刷術、紙幣、紙牌、算盤之屬，近代史家以爲都是由蒙古西侵以後傳入歐洲的，而火礮回回曆等也由西域方面傳入中國。

元朝混一歐亞，其在文化方面所發生的影響遠不止此，最大的要算是歐洲文明會一度想乘此東來，因而有了小小的交通。雖然這一次所謀無成，但是後來聖方濟各（St. Francis Xavier）輩之來中國，實是受有元代東來諸西洋教士的暗示。元朝三次西征，因建欽察、察哈台、伊兒三汗國，爲西北三藩，南俄、西亞、中亞一帶胥成爲元朝宗室藩封之地。這般蒙古人同那些新環境接觸，因而改奉基督教的甚多，如伊爾汗國的旭烈兀、阿魯渾卽奉基督教，台古塔爾（Tagudar Khan）合爾

班答則曾受基督教洗禮。阿魯渾曾兩次遣使同羅馬教皇和英法兩國國王通好，合爾班答也曾同羅馬教皇和英法國王通過使節。伊兒汗國之阿八哈汗祖孫都曾娶過東羅馬王的女兒；合贊汗曾娶小阿美尼亞王女爲妻，小阿美尼亞王也曾娶過一蒙古公主。元世祖時候北京一畏吾兒人名瑪巴瑣馬 (Mar Bar Sauma) 者奉命爲景教大主教，曾遊歷過羅馬和英法各國；法國 菲力王 Philip le Bel) 軍中有一蒙古工匠，元順帝時曾遣使到過羅馬教廷。這都是元朝時候到過歐洲的蒙古人。而在十三世紀末葉 北京有基督教會十二所，有一意大利之方濟派教士爲遠東總主教；十四世紀初 法國人繼其任。此外法國婦人服役宮廷以及爲蒙古軍通譯和服務的英、法、俄、弗來銘諸國人都不少；歌倫飄泊風塵，也有輾轉以至蒙古的；至於歐洲商人貿易東來的更多。這都是一些曾經到過中國的歐洲人。由這兩端看來，元代中西交通的密切，也可概見了。

那時元朝的武力，橫掃東西，而拔都建欽察汗國，又逼近歐洲，歐洲人震慄不置，稱蒙古人爲上帝之鞭，唯恐爲其蹂躪。一方面蒙古人掃蕩西亞，建立諸汗國，而諸汗信奉回教的不多，奉基督教加以保護的反數見不鮮。於是歐洲人又舊事重提，以爲往昔傳說中的僧人約翰就是成吉思汗，如教

皇之流，因此頗想遣一介之使以教義相勸，使蒙古人不復爲歐洲之害。一二四五年羅馬教皇英諾增（Pope Innocent）因召集里昂會議，於四月十六日議決派遣教士謁蒙古大汗，講信修睦，勸之信教。第一次乘節東征的偉人即是有名的柏朗嘉賓（John of Plano Carpini）。

柏朗嘉賓，意大利人，屬聖方濟各會修士，爲人博學多才，長於應對。奉命東行的時候，他的年齡已六十又五，身體很胖，但是他爲宗教的熱忱所驅使，對於這樣的萬里長征，並不退縮，毅然前往。受命的時候有一波希米亞人士提反（Friar Stephen）同往，中途疲憊，不能追隨，只賸有自不勒斯勞（Breslau）趕上的一位波蘭僧人名叫本篤（Friar Benedict）與之同行。那時雖是陽曆四月，而塞外寒冷，仍同嚴冬，冰雪塞途，柏朗嘉賓以六十高年同本篤二人子身東邁，飢食乾糧，渴飲清水，其勞苦可想而知了。柏朗嘉賓東行，先到基輔（Kiev），見蒙古守將，告以來意，然後至撒拉依（Sara），謁拔都，自此乘驛東行。計自歐洲里昂啓程爲陽曆四月，到蒙古大汗駐節的和林，已經是七月末了。

柏朗嘉賓東來，帶有教皇致蒙古大汗的書信兩通：一書勸蒙古大汗率領臣民領洗入教；一書

勸蒙古罷兵息戰，毋與基督教國家爲仇。柏朗嘉賓到和林爲一二四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那時元太宗殂逝，定宗恰於是年卽位。定宗對於教皇的來書，作一答函，要教皇與所屬諸侯王公親來和林朝貢，方允修和；至於信教，則回答更爲滑稽。總之，柏朗嘉賓這一次東來，竟是空跑一趟，對於教皇使命，毫無結果可言。可是就柏朗嘉賓所遺行紀看來，於當時東西交通的情形，卻可以窺見一二。柏朗嘉賓諸人到了和林，就寄居在一俄國人葛斯默（Gosmer）家中；葛氏也是教友，爲大汗御匠，御座和御璽都爲葛氏所造。那時流寓和林的歐洲教友正自不少，有俄國希臘匈牙利等國人，小亞細亞阿美尼亞以及敘利亞諸國人爲數尤多。太后名都刺吉納，卽中籍所稱爲六后者，也已奉教，皇宮附近，有聖堂一座，常按照希臘教規，在內舉行彌撒祭等。流寓的歐洲教友頗有修士與神品班人；大汗御醫且有爲西方教友者；那時和林與中西交通的情形正自可想而知了。

柏朗嘉賓這一次東行既沒有結果，一二四八年法蘭西王聖類思（St. Louis）因又派聖多明我會修士隆如美（André de Longjumeau）帶隨員六人，出使和林，勸蒙古大汗信教，並以各種宗教畫繡幔贈予大汗。隆如美等到和林時恰值定宗殂謝，國內無主，此次又成虛行，其時在一二四

九年也。在此以前，西方人士還有小阿美尼亞王海屯（Hayton）之弟森巴德（Sempad）和角兒只王子大衛（David）兄弟俱於定宗即位的時候，曾到過和林。隆如美雖然失敗，聖類思並不灰心，第二次又派聖方濟各會修士羅柏魯（William of Rubruguis, 1215—1270）和巴爾多祿茂（Bartholomew）二人到蒙古大汗那裏去。二人先到拔都住處，由此再赴和林，啓程時爲一二五二年五月，到十二月末纔抵和林。羅柏魯此行目的在宣播教義，勸化大汗，但是所得結果並不見得比柏朗嘉賓爲佳；也是徒虛此行。羅柏魯在和林也遇見了不少的歐洲人，有法國的金銀匠，有爲某公主家保姆的法國少婦，又有日爾曼、匈牙利、俄羅斯諸國人，都信奉基督教。皇宮附近且有一種形式如聖堂的大帳幕，內中有隱修士，係阿美尼亞司鐸，屬天主教。至於和林信奉景教的人尤其衆多，有貴族顯宦，有宗室近臣；有經堂一座。中國內地奉景教者凡有十五城，西安有主教一人。憲宗時候，曾召集各教英彥，爲其教辯護，儒釋道回各俱有人，代表基督教的就是羅柏魯。一二五四年七月初八日，羅柏魯自和林反國，第二年八月十五日方到本土。以聖類思已反國，羅柏魯因將所歷繕寫成書呈上，並言蒙古所以強盛之理。後來歐洲中古時代有名的培根（Roger Bacon）還會會見

過羅柏魯，細詢東行經過，倍根的 *Opus Majus* 一書中即有關於羅柏魯行程的札記。

羅柏魯以後，到過中國的還有小阿美尼亞國王海屯第一，爲時在憲宗三年。海屯以後，便是有名的李羅諸人（*Polis*）了。柏朗嘉賓去中國時，同行的有伯萊斯拉夫（*Bealaf*）波蘭與地利的商人，歸國時取道俄國，也有熱內亞（*Genoa*）威尼斯（*Venice*）的商人和他同行。可見那時歐洲人到東方來經商的爲數很多。尼可羅李羅（*Niccolo Polo*）同弟馬飛李羅（*Matteo Polo*），俱爲意大利威尼斯人，一二六〇年經商於君士坦丁堡一帶，輾轉以至蒙古大汗之庭。時大汗爲忽必烈，見尼可羅等大喜，因繕書致教皇，請求教皇送精七藝善辭藻能辨論之耶穌信徒一百人東來說教，並欲取耶路撒冷聖陵長明燈油少許。命尼可羅兄弟將此信遞呈教皇。一二六九年（至元六年），二人歸國，以舊教皇崩，新教皇尚未選出，因反故鄉威尼斯，住一年多，乃攜尼可羅的兒子馬哥李羅，共凡三人，一同東行。途中謁見新選出的教皇，教皇對於忽必烈要求派遣深通七藝的教士一百人之事，藉故推卻。這時已是一二七一年。馬哥等三人於是赴中國，到上都受命。馬哥李羅那時雖只二十歲左右，人極聰明，頗爲元世祖忽必烈所愛。於是先後奉使到雲南、緬甸、占城、印度，又曾爲樞密副

使淮東道宣慰使。馬哥在中國計歷一十六年。到一二九二年，是爲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馬哥等忽動鄉思，正在那時科克清伯岳吾公主下嫁波斯，元廷以馬哥等老於行旅，因命他們順便扈從公主到波斯，然後回國。馬哥等從泉州放洋，二十六個月始抵波斯。由波斯西歸時在途中聞忽烈崩殂的消息，抵故鄉威尼斯後，就不復東來。這是中古旅行家中有名的馬哥孛羅的故事。

馬哥等歸故鄉以後，一二九八年威尼斯與熱內亞開戰，馬哥身與其役，兵敗被擒，獄中述其經歷，由羅斯梯謝奴（Rusciano）爲之筆記，這就是現今世所共知的馬哥孛羅遊記。馬哥在中國前後十六年，曾參與過元廷大事，如誅阿合馬，如伐日本，馬哥都曾與聞，遊踪也極廣闊，遊記中所紀頗多足以考見中國當日的情勢的。據馬哥所紀，元時的基督教也很盛行，親王乃顏卽爲教徒，世祖以及伯顏的侍衛多爲奉教之亞蘭人。那時北京、泉州、西安各有景教總主教駐劄，北京有大教堂一所，甘州、寧夏各有大教堂三所。鎮江路總管薛里吉思所建大興國寺，馬哥書中也曾提到。只可惜元世祖請求教皇派遣深通七藝信奉基督教教士百人東來一舉，竟爲教皇拒絕，坐望亞洲一望皆白，而竟無人收穫。否則以有深通七藝之士一百人東來，宣傳西方的學術同宗教，其所下的種子，比之

明清之際利瑪竇諸人還有過之無不及呢。

馬哥孛羅諸人歸國在一二九二年，而在一二八九年的時候，又有意大利人孟高未諾（Jean de Monteorvino）奉羅馬教皇尼古拉斯第四（Nicolas IV）之命，赴中國請建教堂。世祖許之，遂於北京建天主教教堂四所，各處來受洗的至六千人，並購兒童一百五十人，教之學希臘拉丁語。羅馬教皇大加稱許，晉孟高未諾爲大主教，並別派教士七人東來來幫助他。新約全書也由汗巴里（Khanbulig，北京）主教自拉丁文譯爲蒙古文。一三〇七年北京主教爲法蘭西人伯萊哥尼色（Preconise），一三二八年信奉者達三萬人。那時又有一位法國教士名奧代理谷（Odroic of Podenone 一作和德理）到中國，遍遊中國各處，在泉州建立教堂多所；奧代理谷東來是取海道，從泉州上陸的。此外比較出名的歐洲人有泉州主教安德魯（Andrew of Perugia），安德魯之前，尚有兩人；他們的教堂則是由一僑寓泉州的阿美尼亞女教友所修。又有約翰科拉（John of Cora）。這些由教皇派來的教士中間，有一位馬里諾利（John Marignoli）在中國書上也有紀載。元明之際，盛傳的拂菻國獻天馬一事，就是紀這位馬里諾利的故事。此後還有一位阿拉伯商

人名爲伊賓拔都他 (Ibn Batuta) 的，也會到過中國泉州杭州一帶，還有紀錄，其中所述泉杭諸州事，大可以補正中籍所未備。自此以後，中國則元室日就衰微，到處大亂，卒至朱元璋崛起民間，代元而有天下。在西方則突厥人忽然興起，陸上交通以及西方同東方的貿易都在他掌握之中，於是東西交通，一時阻塞。這樣消沈了一二百年，到十五十六世紀的時候，東西交通方又重開，於是乃有明清之際西學之興，爲中國同西方鄰國往古交通作一殿軍，這是後話，其大略見於第九章中，今不贅。

附注

中古時代到過中國的外國人，爲數很多，今爲簡明起見根據李思純元史學中歐洲人至中國表，稍加擴充別成一表，附於本章之末。

西名	漢名	國籍	教派	到中國時次	東來原因	曾至何地	附記
Ibn Wahab		阿拉伯人		八一四(唐憲宗元和九年)	遊歷	廣州長安	
Soliman		同上		八五一(唐宣宗大中五年)	同上	廣州	
Abu Zaid		同上		八七八(唐僖宗乾符五年)	同上	同上	有遊記

Mas'sudi		同上		?	?		?
Abu Dulaf Mis'ar Ibn Muhallih		同上		九四一(後) 晉高祖天福六年	件中國使臣歸國	成都(?)	
Benjamin of Tudela		Tudela		?	?	?	
Abulfeda		阿拉伯人				杭州泉州廣州	有遊記
Plano of Carpini	柏朗嘉賓	意大利人	聖方濟各會	一二四六(元 定宗元年)	羅馬教皇 Inno- cent IV 派使蒙古	和林	有遊記
Benedictine	本篤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Sempade		小阿美尼 亞人		同上	阿美尼亞王 Uair lon I 弟奉命來朝	同上	
WO DAVIDS		Teofria 人		同上	大衛兄弟皆角兒只 王子被徵入朝	同上	
Y vroslat		俄羅斯人		同上	俄羅斯王子奉命入 朝中毒死	同上	
Michael		同上		同上	俄羅斯王子入朝不 跪拜被殺	同上	
Alexandre		同上		同上	Y vroslat 之弟兄 死後奉命入朝	同上	
Andrew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André de Loujmel	隆如美	法國人	聖多明我 會	一二四九(元 定宗九年)	法國國王聖路易派 使蒙古勸蒙古信教	同上	

William of Rubruquis	羅柏魯	同上	聖方濟各會	一二五三(元) 一二五四年(元)	同上	同上	有遊記
Isidore I	小阿美尼亞人	同上		一二五四年(元)	小阿美尼亞國王奉命入朝	同上	
Nicolo Polo	意大利威尼人	同上		二六〇(元)世 祖至元元年(年)	經商中國一二六八年 喬大汗命反歐洲	北京	
Maffio Polo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Marco Polo	馬哥孛羅	同上		一二七一(元) 世祖至元(元)	三十七年與父Nicolo等至中國歷任要職 三五年歷科克濟伯岳魯公主歸歐洲	北京及中國東 南西南各地	有遊記
Ismailgen	亦思馬因	波斯人		二七四(元)世 祖至元九年(年)	此下至馬合麻德皆 波斯大馬色城等處 砲手阿八哈汗遣往 中國助攻襄陽	襄陽	
Alai nu'din	阿老瓦丁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Ababack	阿八伯克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Eblash	伊伯拉希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Mahommed	馬合麻德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John of Monte-Corvino	孟高未諾	歐洲人	聖方濟各會	一二九二左右 元世祖至元(年) 廿九至卅年(年)	教皇 Nicolas IV 派之來蒙古開教	北京	

Master Peter of Lucca of Forl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益高未諾來中國經商	北京
Thomas	同上	同上	一三二一	教皇Clement V派自此以下三人至北京助益高未諾佈教	同上
Jerome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Peter of Florence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北京泉州
Andrew of Perugia	同上	同上	一三〇八	爲泉州主教繼Peter of Perugia之任	同上
Priar Peregrine	同上	同上	同上	借 Andrew of Perugia 同來中國爲泉州主教	同上
John de Marignoli	同上	同上	一三四二	一三三八年元順帝遣使者十六人至教皇許以法蘭克人Andrew爲首一三三九年因派使報之共三十二人三十四年到北京住三四年	同上
Im Baturra	阿拉伯人	同上	一三四七	同上	泉州杭州

John de Marignoli 東來，中國史籍上也有所紀載，張星煊先生有中國史書上關於馬黎

諾里使節之紀載一文，登於史學與地學第三期，又燕京學報第五期，可以參看。至於馬哥孛羅

遊記張先生逡譯全書，用功最勤，現已出有導言及第一卷各一册。

中古時代外國人紀載到中國路程的也自不少，今選擇兩家，以概其餘。其一見Ibn Khund-adhbah 的 The Book of Routes and Provinces，辭曰：『自 Sanf（占城）到中國第一大埠曰 Al-wakin（交州龍編）無論海陸，爲道俱一百程。在此有優美的中國鐵器瓷器和米。Al-wakin 爲中國一大埠，由此到 Khanfu（廣府），海道四日，陸道二十日。廣府產各種水菓、菜蔬、小麥、大麥、米、甘蔗之屬。自廣府到 Janfu（泉府），凡八日，所產與廣府同。然後再行六日，遂到 Kantu（江都）。中國無論何埠都有一可以通航的河道，水勢每因潮水而爲進退。江都出產鵝鴨及各種野禽之屬。自 Al-maid 沿海到中國的又一端，航行要兩個月』（下略）

又有一部書名爲 Abu Sa'id Abd al-Haiy Ibn Duhak Gardizi 內中會紀有陸道到中國的路程，以爲：『從 Toghuzghuz（回鶻）的 Cinandyket（此即 Turfan-Kara Khodjo）到 Kumul 八日；到 Bagh Shura' 一定要乘小船渡過一道河；然後在草原中

行七日，一望只是水井牧場，於是就到沙州，第七世紀以後，稱爲敦煌；現在路程是過安西府以向沙州的西北；自此行三日到一石礫充塞的戈壁，再七日到肅州；三日到甘州；八日到 Kusa；又十五日臨一河，名爲 Kiyah（黃河？）可以通船。從 Baghshura 到中國的長安路上要經過一月，若是將全程都算在內，要四十三日。

這兩家都是在第九世紀末葉到第十世紀之初；可與唐賈耽的邊州入四夷道里對比；唐宋間中國同西方水陸交通的路線，觀此大致可以明白了。

第九章 明清之際之中西交通與西學

中西的交通，到了元朝，本已豁然開朗。不謂元世祖一死，元室日即衰零，更無餘暇經營域外。西洋方面則以突厥人興起，東西陸路交通，爲之梗塞。於是中國同西洋在以前本已交通無阻的，至是又山程水程，不相聞問。不過歐洲方面，經過文藝復興和十字軍諸役，得了希臘文明和東方傳來的羅盤等等，於是發見了人，更發見了世宙。到了十五世紀之末，因爲經濟同其他的原因，航海之風大盛。中國呢，在明初的時候，正是一個新興的國家，諸事蓬勃，明成祖又雄才大略，頗有經略四夷的雄心。因此卒有十五世紀末葉東西兩方對於發見新地開拓疆土，不侔而合的情事發生。

元世祖時，曾遣使臣到過南洋一帶，並曾征討過爪哇。到了明成祖永樂時，國勢方盛，遂有派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之舉。鄭和之下西洋，始於永樂三年，止於宣德七年，前後共歷二十八年；南洋各處，大率有其足跡，最西竟及於非洲的木骨都東，有人說他還曾環繞過馬達加斯加島（Madag-

Bascari) 距好望角不遠。試查中國史書，同異域交通，足跡之遠比得上鄭和的，竟是沒有；這不能不算是中國史上的一位偉人。鄭和下西洋在十五世紀末葉。而西洋方面，在這時候，也卻不甘寂寞，熱心探險。歐洲各國以國主的提倡和經濟上的需要，於是航海探尋新地之風，一時大盛。一四四八年葡萄牙人到赤道北一千五百哩處；一四八六年地亞士 (Bartholomew Diaz) 發見好望角；一四九二年哥倫布發見美洲；一四九七年葡萄牙人德伽馬 (Vasco da Gama) 抵印度；一四九八年麥哲倫環繞好望角，達到印度；於是阻塞數百年的東方與西方至是始又復通。這其間西方的努力探索新地同中國鄭和的七下西洋，一先一後，相距不過半世紀，真是世界史上一樁奇蹟！

自達東方的新路發見以後，於是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俱相繼東來，殖民於南洋同印度一帶。最後遂將勢力伸張到遠東的中國同日本。首先到中國的是葡萄牙。正德十一年（西元後一五一六）Rafael Perestrello 到中國；明年，Ferdinand Andrade 等又到廣東，泊上川島；自是以後，來者日多。到嘉靖中葉，上川雪白及澳門遂成爲葡人的居留地；寧波泉州諸州也有此輩的踪跡；後來都移居於澳門，嘉靖末葉，葡萄牙公然視澳門爲殖民地，設官治理。明史稱此輩爲佛朗機。後來

西班牙、荷蘭、英國相繼而來。荷蘭則據澎湖列島及臺灣；崇禎時英國人到廣州。明季廣東文武官月俸，多用番貨來代，其盛可以想見。明亡清繼，外國商人到中國來的日益加多；中外通商史上有名的廣州十三洋行，就始於清初的時候。關於這一類交通的史實，本書以為篇幅所限，不能多說，只能就中西交通以後，明末清初之際，西洋學術的奇葩在中國思想上作曇花一現的情形，略述一二；求詳求盡，還當別求專講明清之際的西學一類書籍。

中西交通復興以後，在文化方面所表見的，第一便是基督教的再度傳入。最初想入中國傳教的是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聖方濟各於明嘉靖二十九年（一五五〇）乘葡船入中國廣東之上川島，百計不能入境，遂病歿於此。其後聖多明我會、聖奧斯定會、聖方濟各會修士每多潛入中國內地如廣東福建等處，沒有多少時候，就被逐出境。只有澳門，因為西洋人聚集很多，曾立有教堂。並由教皇簡派主教駐劄澳門，統管中國日本一切教務。萬曆九年（一五七九），耶穌會 士意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抵澳門，其年有耶穌會 士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得入廣東。萬曆十年，利瑪竇同羅明堅一同至廣東端州（今肇慶）開教；基督教自

元朝滅亡，久絕於中國，至是始又復通。利瑪竇在廣東宣傳基督教，同中國的士大夫往來，教義而外，並以西洋的科學點點滴滴地介紹過來，頗得一些士大夫階級的信仰。因為中國士大夫的德惠，於是由廣東經江西到南京，不遇，又反廣東。後又到南京結交京朝士夫。萬曆二十八年（一六〇〇）又到北京，遂於其地開教。自此以後，中國士大夫信者漸多，西洋教士如龐迪我等相繼而來；當時有名的官吏如李之藻、楊廷筠、徐光啓、瞿太素等，都靡然從風。基督教的勢力，一時很盛。到了清朝，如湯若望（John Adam Shull von Bell）、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諸人供職欽天監，頗蒙清帝的信用，基督教徒打着水部侍郎南的旗幟，便可以各處遊行無忌。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各處教務都很興盛。

萬曆二十八年，利瑪竇到北京，上書神宗，所獻諸物，於天主、天主、母像、天主、十字架而外，且有報時鐘、萬國圖志及西琴諸物。他在肇慶的時候，就開製地圖、渾儀、地球、考時、暑報、時具、贈於、當道。他所畫的萬國輿圖至今尚有存者。利氏還著有乾坤體義一書，專論大地。其後艾儒略（Giulio Aleni）增補利氏萬國輿圖，而成職方外紀。南懷仁也有坤輿全圖和坤輿圖說之作。這都是西洋

教士最初以西洋地理學介紹到中國來的。這種西洋的地理學介紹到中國以後所生最大的效果，便是康熙時候派西洋教士到中國各省測量，繪畫地圖一舉，前後歷時九年，始成皇輿全覽圖一書，此後中外輿圖大都以此爲藍本。中國的輿圖學雖然肇端很早，禹跡華夷諸圖，雖也有可觀，但多憑臆爲之，正式用科學的方法求得全國輿圖的真形，還是以此爲始。所以自有西洋教士傳入西學而後，中國人纔真正知道中國地輿的形像。

西洋的地理學傳入中國，使中國人對於空間上得一新觀念，而西洋的天文曆算傳入以後，中國在對於時間方面的知識上也起了空前的革命。當利瑪竇到北京的時候，明朝欽天監以推算日月食累俱不驗，於是很有許多人主張改曆的。利氏在本國對於天文曆算之學，本來研究很精，因此到北京上疏，疏中說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祕，所製觀象攷驗日晷，與中國古法吻合云云。利氏當時雖未獲展其學，可是利氏死後，修改曆法的需要日甚，到萬曆三十八年遂有信奉西學的五官正周子愚薦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熊三拔（Sabuthius de Ursis）和徐光啓李之藻諸人修曆，後來以監官據大統回回諸曆推日食不驗，乃徵取西士開局修改，以徐光啓督修新法，成書數

百卷。而新法曆竟因舊派人士的阻撓，在明朝始終未能見用。清順治時，始令西洋教士湯若望以西法測驗天象，改用新法；湯若望且賜號通微教師。康熙初，以舊派人士如楊光先之流對於新法詆毀甚力，並誣其謀反，於是湯若望、南懷仁等俱拿問待罪；康熙四年，湯若望竟死於獄中。不過楊光先的觀測推算究竟不準，新法到頭仍得勝利；康熙帝自此以後，反更重用西士，製永年曆法，並修曆象考成；乾隆時戴進賢（Ignace Kögler）又修儀象考成。康熙以前關於天文學說方面，雖多介紹第谷（Brake Tycho）的學說，以為日動，但是到了戴進賢、哥白尼（Nikolaus Copernicus）地動之說隨又傳入。此外在算學方面，啓發介紹，影響也自不小；利瑪竇著乾坤體義，說到數學；徐光啓、利瑪竇合譯幾何原本，為西算輸入中國之始。此外還有李之藻譯圓容較義、同文算指；徐光啓譯測量法義，穆尼閣（Johann Nikolaus Smogolenski）傳入對數表；康熙末葉西洋的代數學也傳入中國，稱為借根方。西洋算學傳入中國以後，中國人研算最精的當推梅文鼎、王錫闡、戴震諸人。

利瑪竇上表明神宗，所獻有報時鐘二架，那時西士又有自鳴鐘說一書，大約即是述其製作之概。崇禎時候畢方濟（Francisco Sambino）上疏，所獻有千里鏡一筒，湯若望後著遠鏡說，述其

原理；這是西洋的光學最初傳入中國。那時耶穌會士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到中國，攜來彼中圖書七千餘部，陝西王徵因艾儒略之授，取其中言應用小學的一部分圖說，譯成遠西奇器圖說一書。萬曆時李之藻從西士熊三拔譯泰西水法一書，述取水蓄水等力學機械。徐光啓編農政全書，其中也有不少牽涉到應用物理學的處所。後來方以智戴震諸人頗有依據西法，創造新器以及解釋物理者。至於圓明園中的水木明瑟一景和乾隆時揚州平山堂的水竹居，都應用西洋水法造成，那又是實地應用到建築方面去了。

崇禎時畢方濟上疏中有『蒿日時艱，思所以恢復封疆而裨益國家者：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二曰辦礦脈以裕軍需；三曰通西商以官海利；四曰購西銃以資戰守』。明朝因為對付滿洲，對於防禦禦侮的利器如西洋大礮之屬，感着急切的需要。天啓時曾派使澳門，命羅如望（Johannes de Rooha）、陽瑪諾（Emmanuel Diaz）、龍華民（Nicolaus Longobardi）等監製西洋大礮。至是畢方濟又以此為請。於是教士陸若漢（Johannes Rodrigues）同澳門西紳公沙的西勞（Fronzaeres Teixeira）乃率西兵，攜帶銃礮，效力中朝，屢經戰陣。其後湯若望並曾替明廷大鑄其礮，焦勗述其所

授成火攻挈要一書，對於西洋諸式火器的鑄造運用安置以及子彈火藥火箭地雷等等的製造法，叙述很詳。到了清朝康熙時候，又用了南懷仁，爲鑄西洋大礮幾百尊，分配各省。南懷仁又編有神武圖說，也是講究西洋銃礮之術的。至於畢方濟所云辨礦脈以裕軍需一節，則湯若望於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二）奉命赴薊督軍前，除教授火器水利外，並及探礦之法。可惜明朝隨即滅亡，此事竟未及舉辦。

此外如高一志（Alfonso Vagnoni）之空際格致，闡明火氣水土爲宇宙四大原素之說。鄧玉函（Jean Terenz）的人身說概，卽是西方的人體學。利瑪竇進呈各物中有西琴一張，又著有西琴八曲，康熙時有徐日昇（Thomas Pereira）等成律呂正義續編，述西方『絃音清濁二均遞轉合聲之法』，這是西洋音樂之開始傳入中國。至於那時教堂遍設各省，堂中多有西琴，趙甌北屈翁山都曾見到，那又當別論。

此外在美術方面，明清之際，西洋美術傳入中國，多少也不無可觀。利瑪竇東來，曾以天主和天主母像進呈，又曾以尼各老修士（Pere Nicoloans）在日本長崎畫院所雕印的宗教畫送給程大

約，程氏以之刻入墨苑。金尼閣攜來彼中圖書，其中卽有不少插有圖畫的。湯若望進呈圖像六十四幀，所畫都爲基督教故事，書今不傳，只楊光先不得已中尙存四幀，這和利子所傳，俱是明清之際西洋傳來的美術。到了清朝採用西洋曆算，欽天監中西士濟濟稱盛，其中很有懂得畫學的。其後如艾啓蒙（Ignatius Sichelparth）、郎世寧（Joseph Castiglione）之流，竟以西洋畫人而供職畫院，在中國美術史上攙入了一點新風趣。不僅西洋畫人供職畫院而已，中國人如焦秉貞、張恕、崔鐔諸人，竟也仿學西畫，寸幅之中呈千巖萬壑之勢，而層次井然。那時西洋的寫真術也已傳入中國；也有人學爲西洋寫真的。建築方面也有採取西洋風趣的，如圓明園中諸奇趣遠近皆觀和水木明瑟卽是一種西洋風的作品，那時的西洋教士親自參與，爲圓明園繪畫雕飾的也自不少。至今圓明園雖已殘敗，而希臘式大理石柱猶自矗立於斜陽暮靄之中，可以表見清初的一點西洋風趣哩！至於廣州十三洋行的碧堂和揚州仿碧堂而造的澄碧堂，乃是民間建築之模仿西洋者。那時西洋瓷器嘗有傳入廣東一帶的，景德鎮瓷器圖案也採用西式，有洋彩之稱，西式圖案一時風行，竟用舊式而上之。西洋教士如殷弘緒（François Xavier d'Entrecolles）之流，俱曾親至景德鎮考察瓷器。清

初有名的畫家如鄒一桂，對於西洋畫法，也不能不承認其精微近真；而吳漁山竟信從天主教，這又是清初六大家中異軍特出的了。

明清之際，西洋教士所傳入開創的還有聲音文字一端。利瑪竇初到中國，因為言語文字未達，苦心學習，按圖畫人物，倩人指點，始漸曉語言，旁通文字。後來因用羅馬字拼切漢語。金尼閣著西儒耳目資也是這樣。這對於西洋人學習漢語，程功甚易，而在他一方面因為用羅馬字表出中國的聲母同韻母，給予一定的音標，於是分析音素，審定音值俱覺容易。這在中國音韻學上的是一大供獻。後來如方以智旋韻圖、楊選杞同然圖，都受有耶穌會士的影響。至於劉繼莊自華嚴字母悟入，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作新韻譜，以攝萬有不齊之聲。繼莊想利用西洋以及其他各種字母，改定中國的語音，科條嚴密，體大思精，可惜書佚不傳，不然在清代古音學史上必可放一異彩呢。

即是西洋的哲學，傳人的也頗有可觀。歐洲在中古時代，希臘亞理斯多德（Aristotle）的學說盛行一時，耶穌會教士東來中土，亞氏學說也隨以傳入。天啓時候，葡萄牙人傅汛際（Francesco

Tuslato）到杭州，同李之藻相往來，後遂與譯亞里斯多德之書，成寰有詮六卷，名理探十卷。寰有詮乃先就諸有形之類，摘取形天土水氣火所名五大者，爲之創譯；就是亞氏物理學的一部分。名理探爲 Coimbra 大學院的課本，乃亞氏論理學的節本，是愛知學的先導，李氏譯名學之音爲絡日伽（Logica）。現今中西大通，關於亞氏著作，除倫理學以外，尙無譯本，不料三百年前，便已有此偉作！寰有詮名理探而外，便讓利類思（Ludovicus Burgis）所譯聖多瑪斯（St. Thomas）的超性學要（Tomme Thologiqua）。此外如畢方濟的靈言蠡勺、艾儒略的性學物述，都是論述形而上學方面的靈魂之作。至於耶穌會士所著討論神學之作更是繁多。由此看來，明清之際，西洋教士介紹過來的哲學，仍未能脫歐洲中古時代的窠臼，繳繞於亞里斯多德和基督教神學之中。不過自有西洋哲學傳入中國，中國士大夫討論到形上的問題，每多以泰西之說反證中學的，如方以智物理小識時引西說，卽是一例。而宋元學案梅翁學案中，間枯槁之意，亦有性是如何一段，黃百家卽謂：『泰西分人物三等：人爲萬物之首，有靈魂，動物能食色，有覺魂；草木無知，有生魂，頗諦當。』用西洋的哲學來解釋中國的舊說，這也足以見出那時西學流行的狀況，和中國學者擇善而從的情形。

不幸者如寰有詮名理探等書，文字過於艱澀，以至未能光昌，真是可惜。

在明清之際，西學傳入中國，雖不甚成片段，點點，滴滴，卻也頗有可觀。同時，東來的教士對於中國學問也頗會盡力爲之介紹到西方去。利瑪竇即曾將中國四書譯以西文，寄回本國。其後耶穌會士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自中國反羅馬，曾以耶穌會教士所譯華籍四百餘部呈教皇。到了十六十七世紀，歐洲思想界中因此遂有一種新的因素加入其間，中國的學問同美術一時很爲歐洲各國所歡迎。美術方面則有一種羅科科（Rococo）運動，喜歡將中國風趣點綴到庭園和器物上去。歐洲的大學者如歌德（Goethe）、福耳泰（Voltaire）諸人思想中也時時流露一二中國的成分在內。那時歐洲經濟學一門正是重農學派（physiocrats）興起的時候，法國經濟學名家塔哥（Turgot）的學說，據說即受有中國的影響。東西文化之交光互影，正不必等到三百年以後呢。

但是明清之際西洋學術移植到中國，僅成曇華一現，當時思想界上並未發生多大的影響，遠不及印度佛教。這其間的原因自然很多，大致說來，不外四端：第一，當時西洋教士傳入西學，多是間

接傳授，如李之藻、徐光啓、焦勗之流，無非憑西士口授然後達之以辭。不能直接去探討西學。第二，如艾啓蒙、郎世寧之以西洋畫供奉畫苑，名動公卿，很可以灌輸一點西洋畫學，可是他們所畫的東西，中國人既瞧不起，西洋人也說他不像，他們自己也不勝悔恨，以爲乃是違心之作。於是這些人所畫乃成三面不討好的形勢，自然歸於淘汰了。第三，明清之際，反對西士的運動太厲害了。如明朝之沈繼，清初之楊光先攻擊西學，在曆數方面雖然失敗，而楊光先諸人的攻擊還帶有倫理的意味在內，是一種思想上的衝突。以爲西洋教士所宣傳的教義，根本有悖於中國文武周公孔子歷聖相傳之心法。這種說頭，也如後來會國藩之檄討太平軍，很能引起一般士大夫的同情。第四，西洋教士自身對於中國文化的態度，也分作兩派。利瑪竇等以中國之祀先敬孔，非屬異端；龍華民等則視爲異端。其後龍華民一派在教廷方面得勝，教皇立禁約七條，對於祀先敬孔兩端，絕對不許通融。中國士大夫對此固表不滿，清廷對此以爲干涉內政。所以康熙時教皇派專使東來，清廷卽大不高興，乾隆時鐸羅（Tournon）來後，竟然決裂。清廷乃決意禁止基督教。基督教一禁，教士東來者少，西學也自然然而地受了狂風暴雨的摧殘，中途夭折了！

附注

最近從清宮內發見康熙時教皇七條禁約同康熙對於此事的諭旨，很可以代表當時中西思想衝突的情形，今爲摘錄如次，以資參考。

教宗禁約

教王第十一格勒門得傳爲永遠世世悉知之事。自從我作教王，第一日以至今，我料理諸事雖多，至於衆西洋人在中國互相爭論，此是我第一件要緊事。在中國衆西洋人因看見中國有幾個字，還有幾件禮；也有說此有異端之事，也有說此無異端之事。因此爭論，寄信與我，彼此相告，要我自己決斷。我所定奪，叫他們衆西洋人一心一意。此一件事，從先前在位教王第十二般諾深爵料理起首，因他亡故，此事到我跟前。我將兩邊所告言詞，細細詳審，後於天主降生一千七百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內）俱已定奪，開寫於後：

一、西洋地方稱呼天地萬物之主用斗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國用不成話，所以在中國之西洋人並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經日久。從今以後，總不許用天主，亦不許用上帝字眼。

只稱呼天地萬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扁若未懸掛，卽不必懸掛；若已曾懸掛在天主堂內，卽取下來，不許懸掛。

一、春秋二季祭孔子並祭祖宗之大禮，凡入教之人不許作主祭助祭之事，連入教之人亦不許在此處站立；因爲此與異端相同。

一、凡入天主教之官員或進士舉人生員等，於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許入孔子廟行禮。或有新上任之官，並新得進士新得舉人生員者，亦俱不許入孔子廟行禮。

一、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入祠堂行一切之禮。

一、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裏或在墳上，或逢弔喪之事，俱不許行禮；或本教與別教之人若相會時，亦不許行此禮；因爲還是異端之事。再入天主教之人或說我並不曾行異端之事，我不過要報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禍；雖有如此說話者亦不可。

一、凡遇別教之人行此禮之時，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講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邊站立還使得。

一、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依中國規矩留牌位在家。因有靈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邊說

有靈魂，要立牌位，只許寫亡人名字。再牌位作法，如無異端之事，如此留在家裏可也。但牌位旁邊應寫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以上我雖如此定奪，中國餘外還有別樣之禮，毫無異端，或與異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齊家治國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與不可行之禮，俱由教王使臣定奪。若教王之使臣不在中國，有主事之人同主教之人，即可定奪。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行，相反者俱決斷不行。

天主降生一千七百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內）以上禁止條約之禮屢次查明之後，仍定奪照此禁止條約遵行。再我差使臣多羅於天主降生一千七百年正月二十五日（康熙四十六年十二月內）在中國亦如此定奪，照此禁止條約遵行。我所禁止之事，如此而已。我教王自今以後，不論你們大人小人之言語，我俱不聽信。於天主降生一千七百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內），我已定奪主意，諸事俱各完畢，還有人不肯順從。我聞得有在中國西洋人也有說我自己把我發的票禁止不行，也有說此票不明，也有說此票之解說還未到中國；也有說於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五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在

位教王亞勒桑多准行此禁止條約之禮等語。以上之言，我心甚是不悅。因此我於天主降生一千七百一十五年三月十九日又寫此禁止條約帶去申明嚴示在中國之衆西洋人悉知，即便遵行。如或不然，我依天主教之罰處。自今以後，凡西洋人在中國傳教，或再有往中國去傳教者，必然於未傳教之先在天主臺前發誓謹守此禁止條約之禮。隨後即將發誓之音信寄到羅瑪府來。

康熙諭旨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召西洋人蘇霖白晉巴多明穆敬遠戴進賢嚴嘉樂麥大成倪天爵湯尙賢雷孝思馮秉正馬國賢費隱羅懷忠安泰徐茂盛張安多殷弘緒等至乾清宮西暖閣。上面諭爾西洋人自利瑪竇到中國，二百餘年，並無貪淫邪亂，無非修道，平安無事，未犯中國法度。自西洋航海，九萬里之遙者，爲情願效力。朕因軫念遠人，俯垂矜恤，以示中華帝王，不分內外。使爾等各獻其長，出入禁庭，曲賜優容致意。爾等所行之教，與中國毫無損益，卽爾等去留，亦無關涉。因自多羅來時，誤聽教下閻當，不通文理，妄誕議論。若本人，略通中國文

章道理，亦爲可恕，伊不但不知文理，卽且不識了，如何輕論中國理義之是非。卽如以天爲物，不可敬天，譬如上章謝恩，必稱皇帝陛下階下等語。又如過御座無不趨階起敬，總是敬君之心，隨處皆然。若以陛下爲階下座位，爲工匠所造，怠忽可乎！中國敬天亦是此意。若依閣當之論，必當呼天主之名，方是爲敬，甚悖於中國敬天之意。像爾衆西洋人修道，起意原爲以靈魂歸依天主，所以苦持終身，爲靈魂永遠之事。中國供神主，乃是人子思念父母養育，譬如幼雛物類，其母若殞，亦必呼號數日者，思其親也。況人爲萬物之靈，自然誠動於中，形於外也。卽爾等修道之人，倘父母有變，亦自哀慟，如置之不問，卽不如物類矣。又何足與較量中國，敬孔子乎！聖人以五常百行之大道君臣父子之大倫，垂教萬世，使人親上死長之大道，此至聖先師之所應尊敬也。爾西洋亦有聖人，因其行事可法，所以敬重。多羅閣當等知識褊淺，何足言天，何知尊聖。前多羅來俱是聽教下無賴妄說之小人，以致顛倒是非，壞爾等大事。今爾教主差使臣來京，請安謝恩，倘問及爾等行教之事，爾等衆人公同答應，中國行教俱遵利瑪竇規矩。皇上深知歷有年所，況爾等今來上表，請皇上安，謝皇上愛養西人之重恩，並無別事。汝若有

言，汝當啓奏皇上，我等不能應對。爾等不可各出己見，妄自應答，又致紊亂是非。各宜凜遵。爲此特諭。

今人陳垣有一篇跋，敘述此事極爲簡要，今摘錄如次：

右教王禁約一道，康熙諭西洋人一道，現陳列於故宮博物院文獻部之樂壽堂，爲中國傳教史上極有關係之史料。先是天主教入中國，對於祀先敬孔二事，卽有爭論，龍華民等以爲異端，利瑪竇等以爲非異端。其後二派訟於羅馬教廷。一七〇四年教王格勒門第十一徇一派之議，立禁約七條，並派主教多羅使中國，申明此旨。大爲康熙帝所不悅，亦以不准傳教爲抵制。至是久居中國深通漢學之西洋人乃請教廷收回成命。一七一〇年後下部議，結果仍維持原案。一七一五年再派主教嘉樂使中國，重申此項禁約。嘉樂以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抵京。此禁約卽嘉樂所攜來之禁約譯本，此諭西洋人卽康熙未見嘉樂前特召見在京西洋人，告以應對嘉樂之方法也。禁約末有硃批，諭西洋人亦經硃筆刪改。此事西洋教史言之甚詳，而中國記載則甚缺乏。得此可見當時中西思想之不相容，而此二道公文適足爲兩道代表。

亦後世得失之林也。（下略）

明清之際西士東來，大都取道好望角，艾儒略職方外紀卷五海道篇紀述他們來到中國的東，西兩條路徑，頗爲簡要，其辭曰：『儒略輩從歐邏巴各國起程，遠近不一，水陸各異。大都一年之內，皆聚於邊海波爾杜瓦爾國里西波亞都城，候西商官船。春發入大洋。從福島之北過夏至線，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踰赤道而南，此處北極已沒，南極漸高。又過冬至線，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越大浪山，見南極高三十餘度。又逆轉冬至線，過黑人國，老楞佐島夾界中。又踰赤道至小西洋南印度臥亞城，在赤道北十六度。風有順逆，大抵亦一年之內，可抵小西洋。至此則海中多島，道險窄難行矣。乃換中船，亦乘春月而行。抵則意蘭，經榜葛刺海，從蘇門答臘與滿刺加之中，又經新加步峽，迤北過占城暹羅界。閱三年方抵中國嶺南廣州府。此從西達中國之路也。若從東而來，自西把尼亞地中海過巴爾德峽，往亞墨利加之界，有二道：或從墨瓦蠟尼加峽出太平洋；或從新以西把尼亞界泊舟，從陸路出孛露海，過馬路古呂宋等島至大明海，以達廣州。然某輩皆從西而來，不由東道；西來之路徑九萬里也。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則指山島而行。

至大洋中，常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其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圖數，即知海舶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百不失一。當蘇彝士運河未通前，中國同西洋的交通，總是取艾儒略所謂西道而行。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四版

聯

百叢書科

中外交通小史一冊

(33203.2)

定價國幣貳元

印刷地點下另加運費

版權所
翻印必究

著者 向

主編者 王雲

達

發行人 朱

上海河南中路
經

農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廠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地

大

6

272234

11

